

卷之四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九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 寶 司 司 丞

孫翼時敘校梓

黃毅菴侍郎

兒衡四十老書生竟叨一舉綴籍館下此愚父子驚寵懼盈時豈敢復追十年前過去之事或有齒及舊忤援天角人則恐自媒天忌以遠不肖陰陽之罰不特忘情忘言即夢寐中都忘之矣方有信及小兒謂文字未必至此當由脩身

行孝所感父子既以此相知則不得不以此相成已致書各位座師囑之早放終養此孩提天性之真亦老朽終身之託也兄真愛我望爲緩頰諸公間至禱

張洪陽相公

前札旣盛稱山中燕處之適弟也亦自覺世名都幻我道日尊而近者忽不意有兒子事令人從漚塵中擾擾三月細思過眼雲煙真不知安頓何所教中四課惟有栽花種樹一着僕于此興復不淺而一春風雨妬之不知餘生更看得幾回花着得幾兩屐耳

馮琢菴侍郎

兒衡廁名爽李正苦不見全錄得之亟與孫兒盥誦一遍因歎年來詔令之不行于士子率繇主司標準尚未得中高之則刻奇卑之則淺俗未有體局神情折衷今古如是科之卓然者此道路自有公論非不佞敢阿所好也至于一兒微冒未知果能不辱盛舉否海內尊其師因愛

及其弟子快程文之精因并恕墨卷之粗此老
衰之榮且幸更萬倍已謹再布謝不復陳

曹嗣山撫臺

使翰遠臨承已爲災民請命今麥秋絕望猶企
幸插蒔可及而雨色正濃未卜開霽何時真地
方異常怪事適劉河岸邊有人鋤田三尺之下
得四狗皆吻吻作聲亦前史所未聞者此豈佳
景象也大疏不知感動何如要之借此爲異時
陳控張本豈曰小補卽不肖一家亦方倚翁造

命耳小兒雖賴芘進身然前場終有詭遇駭奇
之意翁品題過情非所敢承適又寄歸刻本殊
愧雅馴今附一冊請教

王澹生兵部

別數月而始得見

廷見之報比時想榮補已久尊眷上下各平善
也爵老年病體跬步難于出境頃得爲兄攀送
百五十里流連信宿誠亦以父子受知受眷有
出恒交萬萬者至于餞贈之禮反更落落而仙

鶴波江後又特爲朽老量體裁製新衣殷勤眷
別故人情念至此真是一縷一金當傳之子孫
永以爲好耳小兒年志已就衰退不意忽有此
理外竒舉此莫非餘教所及客邸蕭然正苦弟
兄星散得兄時時過從相與晤言朝夕喜可知
也第此兒坐未煖席已復作乃公世外想僕亦
自循頭顱如許家無別丁聊復爲緩頰閣師座
師間趣之早歸兄亦當愛之以德耳竊嘗嘆兄
腹腸懇款真是道根而當官處世則恐更宜者
一分周旋世法小兒雖體局有餘作用亦不足
若能左提右挈不必更向外求助也賢子輩甚
好長君能榜門謝客更可喜日峯舊恙稍差尚
未知向後何如故鄉一雨連三月二麥壞盡其
他無可言者惟努力珍重是禱

鄭崑巖撫臺

自歸途辱訊後荏苒八年老兄之出處從人不
肖之苦樂從天摠付之不足道已幸而小子衡
亦復以長者餘教得覆水再收涸鱗重躍此則

出理外望外老衰方拊躬愧慄之不暇敢當賀哉通家同志原不以榮名相豔不肖已矣而小子衡未路未涯惟台慈進而教之

顧冲菴摠督

兒孫分定福祿何與我事而不肖顧反爲小兒葛藤纏累不了衰疾日侵已飛信趣之早歸終養矣老兄省此歡對綵衣前未必非福聞方大延綦客小林已聞風而至但恐貴境無敵手茲又有同事王道齋操轡而前與相角勝于東山賭墅之下老夫憑几而觀亦隱囊一快也

劉斗陽按臺

今同進三百人光榮略等而此兒獨最幸爲君子所知世嫌尚重未必他人是非一一如公又未必此子果能勉修末路不辱知己否新部雖不爲無事然棘手費心處止一二十大根株而未若蘇松之叢瑣事事如亂麻也且喜程奸已遠避或尚防其蠶尾採木包礪事試看民情若何如可曲處不直得頭頭觸忤適李修吾中丞書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二十九 五
來發憤時事決計投劾而去生應之曰此了得
一身事耳于世界纖毫有益否此亦野人之芹
可以徧獻諸同志也世途羈縻既未得去留如
意當稍用二氏家言常應常靜使形煩而心不
煩乃見學問得力處耳不相聞久臨啟不覺切
切

耿叔臺操臺

小兒十年曳白三載倚廬蒼蒼者或姑以一第
酬其孝思而其才與志未必能至此也爵此一
病不輕以榮爲懼若復得隴望蜀鬼神將速殺
之矣貴臺雖專轄江防而民生吏治誰不當關
聞者今年大察頗稱公平而滿朝家各置喙以
此如張丞輩未得盡慊人心吾臺方宰天下毋
使人謂君相不言命可耳

趙潑陽相公

客冬率爾數行須小兒場後乃上殊自愧避嫌
太過非所以事長者近乃聞
內廷呈卷差次及兒則又見老先生天日至公

何嫌可避而不佞猥自爲退縮更愧已父子兄弟接踵爲門下通家此世締中希有敢曰非榮抑聞之木再實必傷噐已盈終覆老先生旣外而翼之矣蓋日夜討而訓之以世名之難居天命之不易也則愚父子知永永託命所矣短箋特爲知己敘感不暇縷陳惟台鑒幸甚

李九我侍郎

世豔科名久矣乃不肖竊徵于眼前得失皆冥冥有力者負之而趨何與我事至如小子衡憂虞之後舊殖盡落獨以生平知喜讀門下三試文字摹句擬竟復爲造物所錄顧十年之影尚爾棘中未路鞭驅方虞窘步乃長者更以高評寵借洋洋滿箋愚父子蓋至是始知榮而亦至是始益知懼耳聞之鄉里公方以宰卿下攝諸司之事苦心苦行可謂至極今黃口後生一登榮次遂儼然作溫貴倨態尚不知小子衡可以免此否惟長者不惜爲我提耳誨之幸甚

趙寧宇侍郎

年來衰病日侵迴想所欽邈然天表又陰嘆翁
蒿目憂時恐未得如往年之從容譙笑而兒衡
新進小生又不知果堪長者藥籠中一物否向
聞高論以爲大人格心須得門館永寒苞苴盡
絕今身自効之已不知鼓宮而宮果應否兒衡
倖躡至此本藉齒牙之餘而不肖父子間頗亦
以性行相許恐一入聲利場漸成流墮翁更當
思爲救過所耳

申瑤泉相公

花神久待臨賞竟爾失望風雨中遂成糟糜無
復可觀此亦主人累之矣得兒衡前月二十六
日書稱榜出之後

皇上特差人往順天府備查年貌脚色知是小
兒

天顏亦爲之喜據此則請卹疏未必中格擬于
出月後差人催趣上之昨見邸報二親家已補
原官小兒且貪與數月周旋得相與切磋寡過
耳

申瑤泉相公

昨諭表賀一節弟得附名奏尾不勝榮藉然愚
意尚以先踈後親爲疑如老丈主張已定自然
當待接詔後方可發行至于中外該有致書者
乞先示下庶事體不致參差小兒聞已齎詔歸
而至今尚未見有禮部題差報據稱淮南不知
淮南何郡也想按公在郡邸報必早聞并祈確
示爲感

李修吾漕撫

爵也衰殘餘命久謝時榮猶記歸休時嘗一出
小兒奉見于河澣齒牙之重賤父子相與銜之
至今顧恐腐草不復生光罷牛終當救策以貽
通家長者之羞乃不意尚徼餘福引躡前行書
生之幸極矣而內慚愚分外迫時嫌前有不及
見之二親後有未入土之家室愉快未幾涕泗
隨之此豈敢復當遠使華獎之辱哉伏惟王貢
彈冠美談未替公之眷厚且百古人爵雖聳曠
寧忘知己之感輒有私誠具之副墨統惟台鑒

不宣

李對泉尚書

不肖年來交游屏謝惟是秉彝一念未能盡忘竊見令甥壻雖寄隱儒官規行矩蹈一事不苟真代間難得人才而此官出身終不得展其驥足以此每讀其文輒爲手自批改趣登天路而不圖尚爾鍛翮也翁宰天下豈得內舉避親如此兄者生雖日騰齒牙亦可無愧色耳近者不勝爲公道發憤以張丞嘉言達于少宰公不意

亦蒙信及此外則崑山有一異常清吏樊尹此今世伯夷亦望格外加優若其他非所敢瀆也

馮琢菴侍郎

方今之世不惟師擇弟子弟子亦擇師蓋士風日澆一日而俗嫌且日重一日青雲驥尾雖附託爲榮而究或以肝膽隔千里點丹成鉄者徃徃有之嗟乎此古人所以有兔絲引蔓之歎也比者小兒衡一得舉而曠然洗塵決波流議歸允此豈伊章句小子之能亦豈覆餗陳人所宜

得之報惟是生平知仰止韓荊州宰物者故假以收名定價之緣真是不偶而悠悠物論亦遂以爲真知己此則真在望外分外雖一歲九遷至萬戶侯方此未之榮耳顧龍門之下容不得咫尺蹉跌異時轉思檢束酬知之不易斗筲器滿之可憂則愚父子又惕惕汗下已謹力疾奉啟私鳴感誠萬一野人不敢他具以瀆清嚴統惟台炤不宣

焦漪園修撰

爵臥息海上頗恬麋鹿之性而習心未融時復爲人我是非觸緒憤結如兄與損菴兄金堅玉潤不知夙生何業爲時播棄至此每一念來覺得此生父子微榮萬幸都假又敢貪羽翼定策之功尋罷牛已覆之轍乎吾丈千里惠存噓藉枯槁而過引望外不及之事爲病生刺心黥面一番痛乎非所敢置對已小兒叨附通家後塵猥蒙長者折行薦寵非所宜累敢附爲之代謝

公啟謝賀

王澹生公集卷二十九
十一
曩歲諸公爲亡荆千里命使此猶以通家尊行
見推人道弔喪爲重不肖誠感之愧之然未敢
深訝也乃今則兒衡晚進在長者爲附驥之蠅
不肖老衰在世法爲已盈之噐至是而又煩諸
公遠裁華袞儼然專使辱之而兒衡毀墨之後
未堪世榮已辦匆匆謁歸諸公體此宜亦知田
舍翁所欲之不奢塞上馬倘來之非福不吊而
賀詎所敢聞敬以此報謝使者不宣

王澹生兵部

適潘見所至具談道候萬福部中欲以春曹奉
處辭不肯就此真老人所欲聞也近者南戶曹
不知據何人說將各縣逋欠四分以上者不叅
而吾州二分以下者反叅之今已自覺其誤旋
請開俸不礙陞遷矣但北曹呼吸愈遠恐未相
信敢煩兄致愚意于司農公乞早爲伸敘丁守
賢明積苦積望未酬而反爲地方無端受累此
實合境士民所不能甘心也千萬留神事體至
公即拉小兒同講無所不可但恐人至之日兒

或已行則主持公議者獨伏兄耳

王岵雲叅議

孟春之別日月未幾旋已聞吾丈手握四符咄
嗟定亂而當事者飛章論功三旌之命且下一
何神也每念吾丈貌不勝衣言不出口至其契
取功名大耐官職有屠龍射鵰之手百跋而不
能及者矣李不言下自成蹊古人豈虛語哉士
固有真才真品試之事而始見顧如兒衡咕嗶
腐朽驟得世名試令之抵掌而議雲臺傳檄而
諭巴蜀其不呀然汗出者否也碌碌館舍旦暮
且乞歸不佞尚憂其託根太卑取道太徑不免
令人忌耳

林滄洲郡守

記昔年奉教于宣城郡中齒及穉兒侵尋老大
四十無聞不復眄之前進徼天之幸晚得一舉
弟與公相望湖山煙水間玄珠得失揔不待人
幸相與推勘此生何事最方便最可樂耳小兒
一嘗鼎臠適有信回已視棄此官如涕唾此意

非公知己前不敢道也

史鶴亭論德

伏自東山高臥寵辱不聞者垂二十年而乃茲
端使辱存朽老藉以傳經度鉢之榮夫塞翁禍
福忽若轉環觀小兒初舉以父嫌得謗再舉以
論定取憐則此亦令郎得失之鑒也然老兄尚
留其有餘而愚父子已成再實之木何至更以
勤長者津津枉賀乎惟是孩提天性恬澹家聲
倘藉兄一教不終沒聲利場中則異時操策而
立門墻面目始無愧耳

鄒瀘水御史

小兒文字之知足下巴歸之造物僕亦不敢仰
私大恩惟是歸田十載以來老衰鄙恹日生足
下音塵杳絕而子衡又以蹉跎嫌謫掃跡師門
父子仰屋而歎拊心而悲以謂檢束酬知此生
長已矣邇者徼天之福復見枯楊再華鈍羽猶
奮不大爲知己之羞而會又以便差假節得父
子聚頭山雲水月間誠榮誠幸然原原本本孰

非餘教所及也側聞

聖主舉動驚人雖時政一二尚在屯復之交然已付起廢公議于公廷兄等拔茅登朝太平有日矣貴同年羅給諫無恙乎爲我道珍重意

顧冲菴摠督

小兒叨舉空華入眼已過則淡然矧不肖出處謬悠天人所厭偶然之幸豈可一徼再徼今父子相與徃復私書惟盈滿是懼老兄長者乃亦爲之不規而頌耶老兄雲臥方酣弟亦蓐寢正適而小兒歸席未煖亦已辦毳裘直履從老子于野田荒逕之中老兄無事更祝之沾沾小草爲也

曾植齋侍郎

豚子衡老鈍書生一當明師知己光價萬倍乃解褐半年之後始得朝夕弟子行中執業最親而去離獨最早其行也又會

升儲大慶蒙曲處便差于公私爲最榮如天之恩顧將何以論報哉乃月之十七日父子相見

于胥閭間隨捧長箋盛餉悲喜交懷至于昔日
知兒以文今日又勗兒以行舉家存歿穉長實
聞斯言丈夫蒙此而有不思砥礪爲人者天實
厭之矣歲暮匆匆會舊寮長忽以表賀來約率
爾奔命業已後期因口占數行奉謝惟台鑒幸
甚

馮琢菴尚書

海濱在遠蓋秩宗之命下逾月而始聞旣私爲
吾道色喜而尚以宰席讓人未酬野老喁喁太
平之望比衡兒歸齋至教遺三復拜手則又知
道懷冲用方以三命益恭而時正會

皇儀曠舉稱觴萬年之日

帝選明德以羽翼之功歸之良不偶然吾丈固
無事勤勤小讓爲矣承新舉麟兒公私萬喜揔
爲草野故人生氣第兒衡樞侍方新求假得差
得無更爲師門累乎月之十七日父子聚首于
胥閭間相與私談知己未嘗不流涕也亡妻卹
典知必留神擬伺報至之日一併申謝而舊寮

長忽以表賀來約以爲事體必當有此不敢自
異又不敢附名今讓申使行畢始敢勉課續
如詞意未妥乞隨意改定發寫非恃通家至愛
不敢爾爾也聞又有後詔齒及舊臣不肖山居
以來惟恐影響之不寂卽此一疏亦非本心正
冗遽中百禮未申小兒方遣之代徃雲間不及
附啟統希台鑒幸甚

黃毅菴侍郎

自惟年老身殘于世事都已矣餘息未斷獨有
儲宮一事爲昔年經手又嘗對鄉里意氣少事
力保

聖意之無他旣而遲之又遲亦自危慄所以小
兒叨幸而不能下床賤生及辰而不能滿酌今
一旦霍然至此豈不仰頌
聖神獨斷俯感同志蓋愆旣見小兒得假節越
次以歸而

詔存之使又至已陳芻狗新而又新恐愈媒天
人之忌耳喜承清問四馳揆路漸邇未登拜間

幸以時料理太平為道自重不宣
楊荆巖侍郎

儲宮一節自以昔年經手又嘗對里中少年力
保

聖意之無他萬一左券不償必有餘負乃今望
得一論富空萬擔都弛兄之為同志色喜可知
也事至今日不惟廷臣羽翼無功而不肖反自
恨前此曉曉激聒不得獨罪群少年耳乃來箋
尚謂芻狗能靈皇恐哉小兒衡望外叨舉又幸

得執經館下日侍長者世情誹譽雖曉夕不同
要之處不肖之地則得誹為常得譽為變病居
無事覺得以前口口爭勝步步全差若復轉眼
笑人鬼神將惡而殺之矣吾丈彈冠至情幸相
為體此可也

敖龍華侍郎

小兒衡之辱于門下也直表之下料無邪影又
承于文稅外以器識見取郭有道人倫師表華
袞片言頂踵不足論報已第此兒兒女情濃不

倭又止足念重不得遽遣之趨侍門下
明主發中大詔風驅電發何人敢徼天功第舊
臣嘗以此狼狽多口憂危十年今始得一安席
臥而大慶恩覃辱存草鄙如天之福摠仗吹噓
野人尚復何言但有鼓腹康衢以觀公太平相
業耳自前月十七日犬馬體臥疾至今不能縷
謝伏疾台亮幸甚

蕭岳峰尚書

病廢以來隱人蹤跡非翁丈先施則不敢輒通

一字蓋草野之分應爾昨春幸以小兒衡通簪
之緣始得寓咫尺爲謝惟翁以樞筦之望權署
刑曹頻年以來數起詔獄苦口苦心幾以一身
兼部院臺省之任而卒之物望盡歸
天威終霽豈非至誠能動之效哉弟老衰垂盡
猶有餘息得及見

明主赫赫神明之斷與霑普天蕩蕩覆育之恩
而小兒新進書生又以翁齒牙餘潤服官事長
幸無他過晨省晝遊摠之皆感恩地也

朱養淳侍郎

此方爲小兒代致謁歸之感未幾而

存問詔恩下矣又未幾而亡荆請

卹疏下矣舉家出處存沒芘德蒙賜即枯毫豈

能罄謝哉海內傾心

冊建久矣天若有意故睥睨改銓之命以待兄
始終大議事事美成即不肖耳屬于垣夫亦愈
知補過之所已輒因齋奏人行附致謝誠不宣

鄭于石孝廉

客冬奉別時愚父子已爲公作天際飛鴻想不
謂尚爾鑣翼簸之揚之糠粃在前但使人有愧
于劉蕢耳正擬伺便寓一書相勉忽捧教遺并
展扇頭詩讀之恍接春風丹青之譽非所敢當
獨喜得小兒早歸以外間一切人事委之五湖
三徑粗足自遣耳

沈駿門相公

昨齋疏人行勒有數行奉謝此時但公爲定策
稱賀私爲知己敘感蓋久而始聞有存問之命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九
尚以年未及耄前輩且無故事倘恍中忸怩未
之敢信也比涉月而詔至又涉月而齋
勅使至則敝里之山川草木盡生春色牛兒馬
卒載道歡迎而愚父子之微榮庇德復當何如
已惟是

勅詞尚未宣傳以爲此舉原爲

聖母加號推恩則舊臣止合據此陳謝已而就
家開讀乃全以

冊立裝頭因而齒及累揭舊勞表章草野心事
聖恩至此真是天高海深而老先生兼亦爲
寮決波洗塵操刀削垢爵也恰似今日再世爲
人臥始今日帖席耳聞之兒語老先生千劬萬
苦以至于今而方復欲自屏樹下使遠年道聽
不經手之人分其功美豈不迂哉臨當占啟謹
百拜以祝

聖主萬歲更不敢套禮伸謝伏惟台照不宣

沈蛟門相公

比得邸報新叅甚得人河南之堅正紹興之醇

雅不獨可爲門下分憂亦舊寮補過之助也河
事大壞不知亦有經手舊人可物色薦用否幸
託于父子兄弟兩世通家鄉曲間有索書先容
者在不肖地處閑冷勢難盡從卽有之翁臺自
宜以一切公道裁處決不敢以一人一事仰累
清嚴也餘無敢多及

沈蛟門相公

小啟勒成之第三日會齋奏小奴歸因捧華教
則齒及豚兒見課以聖賢不及之事是兒性行

實馴謹學路茫然大而遠者始勿論今喫緊在
立身處世異時酬知在此不墮落亦在此教中
偏重之說得無怪此兒墨守太拘故以相戲耶
此亦拙父嘗言今一惟師門陶鑄耳

聖人舉動不惟悠悠不測卽老臣故嘗口白
上心于諸少雋前而年來憂疑懊熱之狀當亦
爲老先生所笑往事已矣目前又當表謝
存問此三家一體禮自無所推敲萬一
聖主成心未忘低昂之間竟是誰榮誰辱適又

承馮宗伯密簡謂齋疏子孫故事當批授一官
大臣不可失禮

皇上亦不可使

皇上失禮大臣生一聞此語頂踵汗出請老先
生試查先年大臣遣子孫陳謝子孫爲大臣受
恩是會典該載金石不刊事例否生勢旣不能
獨異則惟有私布腹心願老先生愛之以德體
之以情且陰爲兩疏不下之地則父子面目尚
可以見人耳情極詞蹙不知所云

沈玉陽通政

再耳榮推草澤故人但有手額不敢以箋牘數
溷從者會有疏謝勅恩之便附候台履知其不
專然恐門下亦欲一聞愚父子動靜大抵不肖
處今之地減得一分世榮庶留得子孫一分餘
福惟門下長者能同此心耳

馮琢菴尚書

昨以匆匆稱賀寓簡數行此時但公爲社稷道
喜私爲家門陳謝益久而始聞有

存問之報尚以年未及耄前輩且無故事恟恍
未敢信也比涉月而
詔至又涉月而齋

勅使者至一門俯仰事事徼榮人人芘澤恐自
多生緣分得來而亦恐以此愈重鬼神之忌耳
教中喜動于色慶新叅之得人舊寮之不落莫
是固然已亦聞海內怏怏以魏公未相爲嘆否
高名之下正恐富貴來逼人今讓前一步恰是
留後一步偶于松陵解逅馮宮詹談此相視而
笑吾丈亦陰以爲知音也長眠野人至此又不
免怵怵陳疏雖事非得已然

聖心得毋嫌前倨後恭談口得毋誚冷官熱做
耶呵呵四明大事已定吾丈可陰佐之再爲礦
稅經營一番何如

耿叔臺操臺

野人久塞耳外事至如楚檄流聞則聞嘗私示
小兒以爲草竊伎倆頗怪廟堂張皇太過或反
爲四方無賴所窺今不喜其言之中而方憂朝

王文肅公文集 卷二十九
廷以此生驕恐公等自是憂方大耳劉館兄人
品才具于我輩俱第一嘗有書來恐司成推用
以越錄見疑必當懇辭僕嘗笑而訶之人才如
此而作此等眉毛諱避以爲大痴今不識此君
果能幡然見信否犬馬體入秋病臥三月却喜
兒衡長休命下爲之安寢誰無父母誰不欲兒
子榮進者而老衰之意獨不然想吾臺自得之
言外也

嚴天池知府

邵武良郡記得敝同年中曾有介紹求此者以
兄游刃有餘乃教中頗懷盤錯之憂將今昔異
時吏牘官稅亦足少梗過化耶然竊謂官至方
牧地控江湖必無臥閣政成之理兄旣懷有利
器不妨耐煩歲月囊錐脫穎定有時耳爵痛疾
纏身生趣都盡賴小兒已得允休告病人止此
稍娛笑獨然終以負
君負親爲恨耳

周漳南主事

老衰病體注盼小兒一歸得息肩人事專理藥
食亦以世躡科名陰託于古避盈知止之義不
圖求假得差而時又會普天大慶與陪報事之
榮適方父子相對沾沾然喜又惕惕然懼也乃
厯公再枉伴翰獎飾過情所遺鷄豉二品示之
婁醫慎峯謂豉療頭風鷄可實元氣已卽刻如
法用之有如犬馬體賴芘粗康不忘銜結也古
渠父子雖好雅遊但其人實循謹介潔所干亦
非身外公當親之重之惜乎左丘失明志業未
竟爲恨耳

周漳南主事

適間貴鄉魏古渠先生來訪口陳南中鄉故相
與之渥但全史粹未得就梓愛莫助之此公古
道古學所至取予介然惟不能忘情不朽渠有
舊知張少叅在河南訂約相會而客途不任僦
舟欲假公重轉託貴同門之駕部者爲給一小
票資之以行斯文雅好想人情自有同然不嫌
少破格也

梁景泉叅政

大典之成此吾

君勇斷一以天性用事自非悠悠可測亦非悠悠所能仰贊一言乃茲猥逮

詔綸追甄末議爵蓋至是而屈指十年恩遇種種刺心未有如今日榮忝悸汗之極也推功定策賁錫多儀則老衰驚魂未定不得不用撫臺例具報于使者伏惟台炤不宣

答翰林諸公

自老衰一出春明社稷之憂已付公等蓋十年不抵朝貴一書經歲不閱邸中一報非敢忘情亦其處地與分有不得不然者會小兒衡蒙莖叨舉漸爲隱人生事然亦謂身尚挂誹譽之場家未斷詩書之脉寒灰附火無所逃榮至如頃者升

儲片紙霍然自天而下群情同駭萬口歌呼此聖主自爲宗社之計而顧欲下分舊臣羽翼之功公等以爲榮乎愧乎追憶疇曩身荷重擔不

能以時決定大策藉于人言今乃于草間敘舊
勞局旁拈勝着公等又以爲榮乎愧乎故事未
有册立存問之典今此蓋異數也
聖主行之自可粧綴清朝景色乃不肖蒙此撫
今思往不覺覆餗餘慚怔怔發動方與小兒謀
痛掃名根少謝天人之忌而今公等更爲之津
津道喜此徒趣之悸汗隕越歿耳輒因拜表人
行口占謝誠如此惟慈亮不宣

朱金庭相公

先是門下諸君遠使相存至邀名世之章以修
問年之禮田翁漁叟頗亦知榮乃雄章娓娓千
言枚括覆餗之餘慙褒羨懸車之早計至于升
儲之策不知密地經營擔幾許利害冒幾許疑
嫌却得後功不宰盡委之十年歸臥之人正如
束芻縛草強題作木居士而其誰能當之哉
天子日明聖群臣莫及而不肖適以承事之日
差早自當其易遺兄翁以難今難者漸効而後
知易者之爲糠粃也豈關安危理亂哉夫以上

德修下德以大年醮小年苟謂同志不惜倒施
其于古稱物之義謂何矣草野稽于修謝今方
得拜狀上聞統惟台亮

沈蛟門相公

前數啓俱已勒成留謝疏在後以待瑤老商量
定遣孫之事而後敢具草偶于時事有所規及
忽得郵中新報則舊臣憂危心事霍然在光天
時雨之中前啓所謂再世爲人者今不但爲人
而且生西方忉利天已

聖主舉動真是驚人異哉快哉遣孫一節比與
瑤老商辯數四竟不果自持今亦已矣惟是前
啓所云千懇萬懇必求體亮野人久踈市朝今
一旦開熱猶尚以

上恩自解若乳上小孫又叨榮次是明以謝
恩千恩非至無耻不敢承也又此兒從未見一
人與一事見朝公禮之外若又使之謁拜公卿
周旋人事不惟童兒決不能成禮抑使路人見
誚以爲冷灰尚作熱態不可之大者也兄翁視

此兒猶孫今所哀藉口先自兄翁始受知不覺
觀縷

耿叔臺操臺

丈夫年過半百業有名字于朝其身之不能自
主而暇爲一家離合悲歡擾擾方寸耶今獨恨
先少保至賢子侄未達以煩公俯仰之憂然竊
謂世名至公家足矣一官久次南中如石不轉
天下更以此羨公之高而病生亦私以此賈公
之勇墓石見委敢不惟命但使齎音蝸篆辱于
千古名人如何如何

明主夫夫神斷何物廢朽敢分定策之功即此
見太平尚可期而比來人情喜亂不喜治附下
不附上此恐爲他日憂耳

錢浩川御史

聖斷赫然以兄等直道登庸爲改歲第一義太
平可幾而待也事無全美微聞諸政尚在屯復
之交要之兄等左縈右拂不妨次第陳舉蓬蒿
故人夫亦愈知補過所矣竊料久淹之後大差

決早題過指書繡過家愚父子望塵不遠此又一喜也謬悠久銜覆餗之慚乃茲猥垂天問以榮爲驚差去乳下小孫未堪謁侍長者附以數行表念惟慈鑒不宣

曾植齋侍郎

前啟勒成三日而齋疏奴再奉華札以至仰知存念愚父子惓惓第新進門生稱兄署號前輩所無昔盛少宰嘗以此見加不佞辭之兄亦當少存斯義耳此外兄自有簡陳謝不復多贅十載廢臣絕口時事兩疏因有

上通之間附進微言然既而聞閣臣諭赫然霆轟雨霈萬政砥平爲之喜躍墜床盡毀原草兄自此但當准備精調玉燭毋更煩他慮已會病勞再占此奉謝不復一一

王澹生禮部

小孫行有簡奉寄屈指辰下可得徹聞爵涉春苦于多病方屏迹城隅會州使吉行再附此紙丁父母苦心地方極矣近乃忽得一家信知封

公在恙大可危慮猝有不測異時出處升沉之
幾決在此時吾輩非所忍言亦非所忍坐視也
昨見兄書惓惓此公緩急引手時不可失已沈
日峯家親事已成兄之高義凜凜古人即愚父
子徼福且無量也餘不及言

馮琢菴尚書

齋疏奴歸再奉華簡知惓惓爲故人始終榮庇
之意抑有愚慮前賀疏之上也不佞獨心疑不
發發復後期以爲草野蹤跡久踈忽親恐反動
上下之疑且不知山陰公意指云何今山陰疏
竟遲上上而不下矣則我輩豈不多一番事哉
即今

存問恩典雖不從疏賀博來然伐柯之則不遠
有如東疏再報西疏再格使人謂我輩日親日
近山陰日遠日踈公以爲竟是誰榮誰辱此亦
已矣即如山陰聽公言遣子入謝亦能保擬荅
即荅擬廕即廕否乎夫人臣度氣力不能盡得
之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九
主上則亦姑就君臣寮友間酌其可以兩全如
僕所云淡疏淡報不大失禮則止若不然而三
家同功一體厚薄天淵是成就我輩爲妾婦也
豈不愧哉連日爲此一事反覆謀之瑤老雖竟
不能自持然以少保兄在閣老兄在部人之相
知有此兩公而尚以世榮見奪則他何望已疏
到之日煩爲我特見閣兄懇其見亮必得而後
已餘已具啟中

李對泉尚書

令甥婿真人品也惜其早遷尚屈一第爲恨瑯
琊子士騏聞已薦入貴部甚得人若此外則樊
崑山許松江與敝州丁守皆清名卓然所宜亟
優拔者小孫鳴虞學未成文喜其性醇無子弟
之好今雖循例遣之入謝恐穉駭不堪謁拜尊
長廷見之後即使出城不獨爲此兒藏拙亦草
野自爲避嫌計耳伏幸台原

蕭岳峯尚書

春中孫兒鳴虞之北去也戒令從衆

朝謁之外不見一人不惟草野自避上交之嫌亦兼爲小童子槩避速成之罪以此投謝記之空緘齋送付之老僕殊未暇爲此兒應酬作計也旣乃聞兄翁首垂顧訪旋而賜宴賜犒賜贐事事非始望所及不知此兒作何面孔支對長者弟也衰年多悻小噐久盈豈堪又添此慙灼耶翁今厚德忠猷之名滿天下而又以

明主弄印未予晚正台樞之位緣此士益附望益隆而措施益得自展古稱郭尚父不負功名

而功名卒歸之今豈異人任也東西之功及翁當事始得敘錄此實從前欠事所關不小天下未必無事有如萬里征行祇記人過不錄人功誰復有出百死盡力者弟疲癯餘喘嘗自痛辜負

主恩犬馬之力且託于兒子自効而是兒乳哺情濃不可復強輒因北來人便再力此數行寓謝念有野芹恐徒博厚酬不得不以無文爲敬惟台慈亮之幸甚

公謝賀七十

爵也朽樗無用之材弱柳早衰之質自叨榮次
淹歷歲華轅已覆而迴車祗自媿桑榆之晚器
既滿而辭酌敢尚攀彈結之榮比茲徼福于五
雲更得躋齡于七袞來月苦短且偷視息之安
神理忌盈旋中陰陽之罰方諸公矢辭發幣之
日正不肖推腦籲哀之辰想寒門之近虞蒙慈
憲之遙軫好株枯木空藉煦于春陽敗鼎殘羹
而分吹于宿火惟期末路草環之報毋忘同朝
茅茹之思幸而寡過于鄉邦所資餘教不敢隳
聲于末路是在當仁聊控鄙誠薄言論謝伏惟
台慈垂炤不宣

曾見台尚書

四十年來千尤百悔歷歷在心今諸公徃徃爲
之飾罪爲功破憂爲喜使不肖口噤而不能對
則亦已矣乃我翁以道義相許而獎飾滋盛劇
非所宜耳屈指在朝與我翁項背相望者真無
多人蓬麻有心豈不願枉臺下爲香山社主而

以時事人情度之勢必不能則不如暫屏營歸
之心盡展匡時之手俟天下屯否畢開而後以
扶桑若木爲執事駐節之所耳高明幸垂聽焉
耿叔臺操臺

生平常竊念造化愛名甚于愛福故與其多譽
不若多毀今生平自揣謂何而以犬馬餘年過
而受滿朝士大夫之譽又過而受有道君子之
譽以爲不肖祈福乎今天刑未解疾疢滿身即
子孫在前且圍圍焉倚爵而不飲况敢侈焉受
頌受禱居造化之成功乎哉兄乎亦可以諒我
矣

焦漪園修撰

尊文非僕之所敢當然大儒作用亦畧見一斑
矣頃來詞林文體日趨纖艷取青媲白殊累大
雅得兄以高古深醇之文一洗滌之亦大快事
有材如此山川其舍諸必不以黼黻之手終賁
丘園也幸爲國爲道自愛

答南京賀壽書

不肖比者不勝揆初之感久客遠山頃過賤生始歸再理教言彌增惶汗竊惟古者憲老之禮平格之祝要以比功絜德稱物稱情而止顧安有區區螻蛄之春秋泥塗之甲子而至于滿朝動色矢頌稱歌如此之華重者哉抑亦如張老美輪美奐即禱而寓規魏風伐鼓考鐘好樂而思懼使爵載山知重飲海戒盈即吾臺噓枯雕朽之溢言皆不肖繕性引年之實益未敢摠謝先遣力代布感悰萬一伏惟尊慈垂照幸甚

沈蛟門相公

比者夢周家叔來蒙遣札見訊申瑤老隨以華袞百行之章爲賤生在祝讀之喜愧交懷汗且溘溘下已竊念道懷冲用自不以泰階勲業下遺寮案同志之雅惟是身叅萬機時屬多故即有寸陰不妨爲故人東向醺酒或附致北風南雁一帛一詞此亦足表信已何至親灑千言淋漓滿軸宛然若揖夔龍而身在其後者謬悠得此詎不知榮抑恐翁之溢于譽而傷于明也人

誰不知至如不肖待翁三十年止以趨操砥礪
見托同心而遇仇遇事已覺椎椎浮露令其處
翁今日不知更作何狀矣幸而天假之早歸又
假之長年以得再奉翁教然神理忌盈洊罹凶
酷計惟有惜福懺罪以徼餘福耳至于來寵鄭
重呼崧祝喬則真覺顏腆難于置對惟當珍襲
世世永以爲好耳

陸平泉宮保

不肖蕭然蒲柳寄此桑蓬何圖分南極之輝忽
爾枉瑤天之字俯收洛社徒致頌于木椿晚入
商山已貽譏于小草雖獲處補刑息黔之地已
恨逾知非寡過之年誠欣附于長庚終自慙於
雌甲旣許共後凋之歲復幸臨難老之鄉請釋
頌言願聞至道自餘懷感寸楮莫宣伏惟台慈
鑒原幸甚

答七十賀壽公啟

爵也朽樗無用之才弱柳早衰之質自叨榮次
淹歷歲華轅已僨而迴車敢矜末路噐旣滿而

猶酌祗厭餘生乃茲藉庇于桑陰更得偷安于
榆景狎鷗鳧于海上私慚得寵之過優馳日月
于丸中却悔知非之已晚豈圖弘念遠辱惠存
華尺兼函猥藉丹青之譽名章伴籠載分琬琰
之光匪徒誇詡于人人尚擬寶藏于世世短箋
報命有忝榮施別楮告誠尚煩曲貫臨占無任
懷悚

朱平涵宮論

伏承爲犬馬之年專使枉賀開函拜書駭然驚
汗已讀大章聲則如鏗金言則如貫玉無論獎
飾過當而至使足下未祥而歌獨爲老衰破例
非但負悚而已僕今所處所謂蓮萼甚華其蒞
甚苦比浹歲失兩愛孫以是悟旣盈之噐不堪
再酌數月以來圍圉然爵倚不飲缶懸不擊而
足下忍更益之疾乎足下鄉譽籍甚乃尊諭有
所介介何也若以前日議役事蒙毀有道者甘
心焉所願兄永肩此心無爲群魔生退轉耳茲
不一一

李修吾摠漕

長箋之外又加以手書下問此肺腑道義真知
別無辭以復大抵吾臺今日報

主匡時之道摠不出前啟中大直委蛇四言雖
一日三公世必不以爲驟而粗能濡忍得小利
害執持定大規矩智名勇功盡籠歸赤心一片
中何事不成何官不耐若眉宇間之氣節不獨
自小抑使

主上有盡疑朝士之心想高明必能辦此省教
公已得六麒麟而不肖止有縮髮一孫春中兒
婦免身又成虛想德薄薄報當復何言聞亦有
及于小兒勸其早出乃近已援例長休不肖老
年亦不望其進取公當諒之耳餘情種種何時相
見盡言

黃毅菴侍郎

年來辱教至再而僕乃未嘗一字奉答草野上
交不兼束節然以兄之至厚亦復何嫌何避何
過何文直是老懶期于形跡外見察耳大拜之

喜不獨故人要之廿載老詞垣而人視之如恂
恂赤子不標一法門不趨一捷徑即此自當安
坐取公卿不佞老矣且喜得吾道不寂寞間私
語通家陶其情勉令他日以師門矩矱爲宗而
惜乎兒衡之遂自棄也然晨昏媛姝爲乃公料
理湯藥視省寒暄甚得其力且安知蒼蒼者不
借老休以成就此兒兄臺便中時時誨以守身
應物之方萬荷萬荷可憐一孫垂成而天自令
新節擾擾間滿城燕喜笑而老衰一人獨爲之
向隅寢魔食噎恐卒當以情歿兄所謂世出世
間法畢竟半真半假一時未能得力如何

費唐衢布政

爵也歸骸十載臥疾多時仰藉餘福幸及長年
此生意望不啻過已顧自愧生平出處悠悠身
名汶汶不敢以山麋野鹿仰託蜚鴻折鼎覆轅
更塵華袞此亦其噐之所極庶幾挹盈補漏少
藉餘生耳乃茲千里使翰儼然與華軸重幣並
辱而其名曰賀生生固無可賀者惟是一息僅

存桑榆之陰未甘自棄則但有乞刀七于藥籠
佩韋絃于座右而此外非所敢承亦非所敢置
對已郭端公琳琅之音乃特爲盲老生噓借千
言且不係稱功頌德套語固當世世寶之永以
爲好耳

孫月峯尚書

犬馬餘年蒙諸公以賀來辱而門下重爲采錄
微細探追已往纏纏千言可謂至逾等至過情
已然門下豈私人以言者不過謂通家累世臭
味偶同五湖三畝杖履相望而噓枯借槁無交
關朝貴之嫌灑玉揮珠出包篚世儀之外此古
德交情以情起禮而爵猥以淺末當之可以生
而不死亦可以死而不朽已惟是天道忌盈自
名章見辱之後家門多故連哭兩孫此非薄德
累之而誰也只今眼前仕宦進退兩難幸與老
兄並得早處閑地而彼此憂歡之事竟懸天壤
然則老兄何不移見祝之章以自祝也偶因鄒
憲公人便附此爲謝不盡欲陳

吳節菴御史

伏承遠使賁存爲賤生枉壽寵旣逾等譽復過情捧次豈勝感悚不肖自揣生平僥竊已甚凡茲未歿之日皆思補過之年即令野鷗之席且若就若驚野人之缶且或鼓或罷而吾公顧爲之津津道盛德居成功豔言涉世之小榮遠勗歲寒之晚節如魯郊窮鳥乍對鐘鼓能無駭然有避席而走耳

焦漪園修撰

比聞丈杜門靜翳已儼是禪那入定境界而頊之乃爲犬馬賤生破靜擾擾扞思一番至其所以獎飾疵陋發皇幽渺者又皆古人不及之事海內所不經齒頰之言爵被此榮也可以生而永年亦可以沒而不朽已記得衙門前輩體尊自非舊與不輕綬接而吾丈猥辱以折行下交之禮先于年家幼賤此則似乎情勝而近文非所望于古道耳茲專遣一介代叩而不敢用虛詞爲謝小兒俟其謁謝諸臺歸當別奉啟不一

吳節菴御史

伏承遠使賁存爲賤生在壽寵旣逾等譽復過情捧次豈勝感悚不肖自揣生平僥竊已甚凡茲未歿之日皆思補過之年即令野鷗之席且若就若驚野人之缶且或鼓或罷而吾公顧爲之津津道盛德居成功豔言涉世之小榮遠勗歲寒之晚節如曾郊窮鳥乍對鐘鼓能無駭然有避席而走耳

焦漪園修撰

比聞丈杜門靜翳已儼是禪那入定境界而頊之乃爲犬馬賤生破靜擾擾扞思一番至其所以獎飾疵陋發皇幽渺者又皆古人不及之事海內所不經齒頰之言爵被此榮也可以生而永年亦可以沒而不朽已記得衙門前輩體尊自非舊與不輕綬接而吾丈猥辱以折行下交之禮先于年家幼賤此則似乎情勝而近文非所望于古道耳茲專遣一介代叩而不敢用虛詞爲謝小兒俟其謁謝諸臺歸當別奉啟不一

嚴天池郡守

爵也山中草木之年海上鷗鳧之跡久自愧縮不復敢仰附青雲而屬聞兒衡之得幸左右也庶俾耄老私淑典刑砥愚發蒙不我遐棄而今萬里音書乃崙以賤生辱賀華軸琅然之辭又知出自手裁至于倭稱涉世之小榮追獎立朝之微行以衮飾芻使駑附驥其何能令人不厚顏且益之疾也謹此報謝不宣

黃慎軒諭德

承舊寮諸學士合詞見訊乃公重以專簡導前此必有見取于形骸外者及讀來教咨以出世因緣爲之愧歎累日此事僕實嘗耳剽崖畧而一落世網則遂無支吾身命了結世緣之計聞之兒言公真成有髮僧已不茹不飲晨昏唄誦不知何所感而遂至此旣至此若了得斷緣不了應緣能顧法身不能顧色身恐終落第二義可憐表宮諭去住非不條然于世界果得其一分力否貴鄉趙大洲先生實深於此道不肖嘗

面規其心欠清于文學意氣太擾擾乃不肖自謂于清心一着管窺得分寸而生平又苦厭事之癖既老滋甚以此勸公且折衷動靜愛離間即教中所謂不二法也聞京師盛講宗門不思善不思惡最上了義此君子未必能登高造極而小人易藉為蟬蛸首鼠之端吾輩有志有識者且先理會綱常世教可耳屈指館差次第或當相及如過吳門不惜扁舟一往也

王文肅公文集卷二十九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三十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勇時敏校梓

曹嗣山撫臺

適海上有飄來遠夷三十口已經府道譯審確無內犯情形今當解臺發落聞十年中此類得賴生全者再矣好生大德非待仰贊正為救人救徹歸途艱遠此際小煩仁人區處耳特此附聞不一

沈太素巡撫

教至始知節旆尚未西以楊酋兵事下詢此非
草鄙所敢妄對也抑剽郎中舊任撫臺嘗銳意
攻剿謀及不肖不肖以書上之大略如來旨既
復蒙駁問稱此酋衆叛親離獨夫易擒不肖陰
以諷之而退復爲盡言忠告料此酋必無赤身
受縛之理今其何如哉教中云云雖武侯復生
必當以操縱方略陰陽其間且

祖宗朝制馭遠夷原是草草兄臺試檢實錄中
儘有粧聾受侮畢竟以羈縻結局者况今是何
等時乃必欲空拳索闔盡見其拙真所謂一不
成而萬有餘敗計無誤此者也直恐大兵旣發
不可無一事藉口爲小酋所笑此則又在兄臨
機妙用不茹不吐耳伏惟幸亮

耿叔臺操臺

教中蒿目時事因而歸本學術之不一誠然誠
然以愚意言之悠悠世道昔未嘗通今亦豈容
塞要在我輩認真本來面目覺得夜氣清明中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三十
貪嗔兩根不能盡絕莫輕以已之所難強責他人又莫輕以心之所愧巧飾蔓語學術在此心術在此經世術亦在此竊嘗嘆今之學者日日說中庸却日日反中庸日日說聖人可師却日日將堯舜所病孔老所不知不肯一毫放過賢者臺下以爲如此人心平乎陂乎世道通乎塞乎承又有乞歸之疏此明知其不可而姑妄想今姑妄言之即此充拓得盡與其想而無益莫如罷想與其言而不聽莫如勿言此亦學術中一竅要也如何南中多君子孫月峯僕之師也貴鄉劉司成僕之友也吾臺試與切磋長善勝飲蘭陵酒不知何處是他鄉已

于穀峯尚書

曩者詞林連袂時老丈于諸公爲最少年而升踐最早今優游林下已目見後起興廢忽如影靡而老丈巋然爲魯靈光榮壽之辰薦紳奔走交賀而生亦得以五湖簑笠附託同趣南山之祝業已爲諸公介紹堂前豈不謂千里對面哉

問之兒子衡道容尚矍鑠善飯春風坐中儘容
得故人子弟稱觴進履于前而不肖老病支離
但有寤病白雲企想黃石此易道損益之理固
然若僕之支離老丈亦不足復念之已茲專奴
馳寸絲奉佐燕喜更祈爲道爲時崇護是望

王衷白掌院

公比者方領師席而時又會都試倥偬之際野
人分當避嫌以此不敢先一介致書乃不意雅
懷念舊不復更存形迹猥于衆中特先專問又

重以金玉之章現存衰朽不肖真感極而媿已
此聲一傳則地方官長親戚子弟遂有見題爲
木居士藉口徼福者顧爵勢不得不漫應亦必
不敢祈法外更加情也孫兒鳴虞聞一見遂承
駐獎而舊游諸公亦或以韓荊州品題之下折
行見施旣妨學業且亦非所以安幼穉之分今
不得不于恩放還鄉伺其氣體稍壯禮節粗聞
容再遣之執筆函丈茲以宿疾稍間得槩謝諸
公而在兄一家之雅不復隨衆以長簡奉溷區

區瞻嚮但有此心

李修吾摠漕

兩歲不聞問暮雲春樹心勞可想所喜者公遂能倔强羣璫擾擾間而調濟有方不成大釁明主雖心不恬而口難折公論陽議代而陰借留此亦世道吾道之一快也嘗託鄒憲公口傳微款而千里遠使業以手書重貺來辱豈勝欣藉豈勝愧感謬悠久涉世途嘗不揣自託於二三知己前平生不私一介不害一人謂可得微

天餘福優游晚景乃今十年之中連哭老幼五喪皆情親骨肉義兼師友而最後死爲長小孫鳴虞秀骨遠神溫姿卓履尤目前子弟第一天之驟奪此兒也乃似故爲老衰追償福祿債而尚安事此生爲哉澹生所傳正知其一不知其二其知者爲家門兒女之痛其不知者爲肺腑道義之悲而吾臺即曲爲慰解聞此恐亦不免臨風一洒涕也人生獨此至情無路自遣至如吾臺名實宦成威行惠浹然羈縻世網不進不

退正借此一分頑鈍上者爲金門大隱下者亦以少酬其棠俎豆之思愚竊謂今薦書滿路未爲知公病移連寢亦未足困公正當放倒此身以郭令公作用厭嘗寵辱一番而後乃見真學問真人品耳聞經春苦瘍職事之外且不勝縈惱公其先一身次一方又次乃及天下何如

耿叔臺操臺

野人久不閱除書比明臺加銜報至竊獨爲吾道手額而以屈滯多年借鼎之喜未足償積薪之憾耳年來天人之意慣摧折善人適聞樊崑山朱吏部天許松江又爲虞羅所及然則何有于么麼一兒吾臺惜才當自故人推之天下耳

楊濟寰巡撫

大馬歲月僅餘殘漏而殷憂剌心百疾纏體兒子衡媛姝侍前故是衰年一助奈秋來亦苦善病偶於至夜修先祠魚菽之饗跪而斟羹只有一幼孫執事嗟乎人生至此誰能以壽爲樂哉使旋旆此布謝萬一

王復齋總督

五湖病榻渺隔重霄萬里書郵載勤專使吾臺之爲故人至矣渥矣但翁臺此時千荆萬棘彼矛此盾其調停鎮壓之難有百千倍于往年者聞之談口諸司各行其意過隨示之以怯過激階之生變惟臺屹然處中指揮如意而一不露異同之色此才品當在茂弘安石間留一日地方必蒙一日之安第恐一轉足則事遂不可知耳

趙準臺御史

兒子衡初涉仕途然已能耳剽民譽爲乃公嘖嘖不容口天下事雖可憂猶喜朝多諍舌士矜清議能默回元氣于聲色之表而吾丈鸞儀鶴立乃爲善類主盟不得遽生挂冠想不得更思故人已覆之轅重爲拔拭徒增其隕越也礦稅未罷

明主若有所待而愚民不可戶曉適聞敝郡城已再閔恐四方尚有乘機而起者此亦吾丈他

日之憂也如何

溫一齋總臺

聞之道路翁近感士風靡靡爲發憤抗疏一番此所謂君子如怒亂庶遄已而愚竊料里耳之未必諧也若老成豈以此爭勝哉要立此議論長留天壤間而胷中不執一物過後不生一念乃禪家煩惱中之菩提不必遂以此爲潔身避權地也它不暇遠引即如爵性褊淺狷急翁所旣知自經世故備勘物理乃稍稍磨礪氣質粗全始終鈍根作用翁當無藉於此庶亦可爲它山之石耳諸惟爲國爲故人自重不宣

曹嗣山撫臺

地方民情已具張太僕所上公啓中爵不敢復贅但念督撫院道各在本地方行事原不相侵今事在隔江利不百而欲變法豈有漫無諮議徑自以彼行此之理非但人情不便事體亦不當爾也伏惟台裁適見陳州守面目黧黑情事悲慘自言久爲奸胥乾沒所累今欠數不多足

可解手而近又聞以虛報錢糧被叅此則蘇松各縣俱有之似難專坐一官以愚私計或不妨以權輔法先責令開明實數給文放歸却後從容照數追補何如然恐又累後官非野人所敢定擬神明在上自能酌量各州縣間爲之曲處也恃知造次皇恐

劉斗陽巡按

榮代在邇想見列郡士民攀轅祖道之盛爵支離病榻瞻送靡緣則奈何不令人翹首咨咨攬涕哉夫人生會有別爵亦豈以區區兒女事臺下者獨念江南理亂之機吃緊在今日中流操舵所恃吾臺一人上調下維左榮右拂不惜身茹百勞以易吾民旦夕之命試觀道路口碑家家欲借寇君人人能頌賈父而受知受愛如爵者何能獨無介然謹專一介奉啓代送惟萬萬爲時爲故人自愛

劉斗陽按臺

每讀時事憂不在內而在外今敗證已成而南

北徵兵之使日譁里中自古豈有光景如斯而不亂者報災雖早然春發乃秋獲之母不知可破格一題先爲蠲賑張本否爵頗剽海虞謠頌以爲惇大明允前聞無兩草野更不能贊一辭佐一議非敢爲佞也貴鄉閣長未得地時清名滿宇內今首尾一身何至詆訾如此明臺試以此追感故人當事之時宜何如憐已使旋輒此附效區區不盡

劉斗陽巡按

自吾臺換節西部渺隔重霄惟是寒暄私問以嫌自屏肉食遠謀非分所及間嘗竊戒小兒立身處事事以吾臺爲法則自信于心口在逃彌親者此耳承諭病疏已上想廟堂持議者必能悉吾臺苦心而三差遞滿暫請休假理自難與諸臺例格乃不佞前啓云云正恐程奸之說尚徹

宸聽有如求去反得留則道體懊熱愈甚不如且忍伺間耳今聞程奸褫革乃是天助我公縱

不得長往萬不失一二于寬限莫更憂不測處分也貴恙總不出于心火爵十年前時時患之大抵服涼藥愈熾後稍用兩手摩臍及存想泥丸之法覺肝氣上升心火反降頭痛不發者彌年吾臺試採而行之當知我命在我其他身外委蛻得失早晚勿論也何公祖受代恐亦不宜太遲如尊疏未下且飛信趣之庶乎人已兩全耳

劉斗陽巡按

稅事難處不肖固已久切隱憂然尚謂吾臺可以卸半肩于撫院何意事機猝迫竟煩吾臺獨與貂璫共事此輩猶稽兩端勢豈能盡如人意然計所藉調停亦已多矣第遠州尚未見稅條據原奏人止開數五六萬未有決詞乃聞佞璫竟定數十萬此何說也頗聞南北告變明主未必無悔心若外議稍持難猶或可補救什一二東南百億命徼福未晚耳

劉斗陽巡按

比見即報有中途移疾兩疏竟亦不知待命何
所坐失容候負負何可言者適鄉人正傳矯旨
叅疏亟命兒衡秉燭讀之一字一吐舌且讀且
流涕而比來教遺會亦以是日拜捧則矇也更
似仰青天而覩白日矣高志難遂自己策其必
然今深資重望無更屈外差之理倘肯俯就刷
差則迎家旣便兼可靜攝道體第不知機緣果
湊與否子孫委蛻業以身計公家且不必擾擾
縈于胷中世豈有福德如公而熊夢竟杳者教
中時事僕以爲不特盛世未有雖衰世中亦自
鮮聞今所恃
聖心自了了原不以近時舉動爲是今滿朝危
論縱極忤不過留中而吾臺又當門着鍼異時
輪臺之詔未必不以田千秋一言得之母謂天
下事遂無可爲也

許甸南給事

卧家日久得公天上好音而年來胷中萬苦萬
疾爲之曠然一洗第來教所稱世道人心摠脫

不得輒坤陶冶與六籍九經之磨勘樵夫漁父
之間評公如有志聖賢學則請沃而忘之惟是
傀儡場中線索在手盍姑先其近且顯者如政
稅何以清袞闕何以補以此之實御彼之虛而
天下事或尚可爲也兩頭雙面儘容爲我輩不
嗜名不圖利者之用第以施于發謀舉事爲害
不淺今外權漸盡移中貴而

朝廷且生輕士疑賢之心勢重必反公其試冷
眼視之謂何如哉病人自歸山七年再經家難
而犬馬體未填溝壑以佛子還債之說觀焉知
人之不足未必非天之有餘第不審餘生尚得
優游太平與公相從學問否耳何物生于空桑
敢負

君負親負先達負天地第如不肖事事粗了又
事事不了世責輕而內愿重爲真負耳公之志
大而力强勉旃何所不至蓋古有弟子拜師師
亦拜弟子者因書報謝輒以此爲野芹之獻

沈蛟門閣下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三十一
傳示京耗謂

聖主且以宮闈大慶齒及舊臣葵藿野誠不容
自外聊復效顰數言馳一介附之申使以愚意
言之先年

升儲詔下尚有諸司進表例可援今禮既從殺
詔使且未臨弟輩山澤隱淪何苦先事強聒今
一聽指麾若以爲可已斷請已之又有最苦最
窮者存問謝恩申老先生尚有他子弟可遣乃
不肖獨有孑然一幼孫驚弓之鳥萬萬不可再

涉長途竊料閣中擬恩時務從隆重承諾老相
爲至情而竟未有憫念及此者今方與瑤老商
量若必不得已寧遣家兒自行庶免白衣子弟
干恩之嫌而兩家一體蒙恩不至以遣謝異同
爲罪此着似可從權弟兒衡方病又不知彼時
可得成行否就得成行又不知父子便得相見
否衰年風燭之人萬緒如縷惟台慈幸裁而示
之

李九我侍郎

吾文振古清標備傳於敝鄉錢道長之口非草
野故人所容私頌杜門日久分無復上交之緣
乃瑤老適傳京耗知

明主方下疏恩之詔齒及在遠之臣不得不效
顰數言先拜表而後受詔然愚意尚以草墅冒
昧強聒爲嫌而瑤老疏專賀 皇孫僕則并賀
徽號頗涉異同然正恐未知孰是今一一取裁
門下如可已則斷請已之不可已就便將兩家
疏藁刪改歸一無不惟命也

朱金庭相公

皇家如天之福慶而僕得身被
恩華口銜

溫綽循頂至踵誰非老先生陰郊翼之乃忽聞
政地近多一番搖動而

聖主方欲專任老成未便有所更置計此時老
先生獨身執掌焦勞比往時百倍然竊謂積誠
之極天意無不可回虛受之弘人情無不可化
太平之機正在今日所勸老先生耐煩耐事而

王元鳳公文集 卷之三十一
已向以齋疏事不勝苦窘造次上聞及得台諭
并牟大行傳語只得與瑤老細商遣同堂弟元
爵代行而瑤老却得趣乃即會試之便若元弟
以分以親俱難比倫有如疏下閣擬萬萬愛之
以德耳林野久荒筆研恐疏稿不無漏缺亦望
老先生精加改竄勿令遺笑也草次不周皇恐
黃輿參參政

自兄出補之後冉冉數年間嘗與兒行耳剽河
耗隄繇萬里未嘗不扼腕頓足恨兄之在遠不
得借一箸於

明主之前既復思仕宦得此乃是出險而夷去
勞爲佚而豫章人倫月旦之鄉於穎脫更易敢
爲相盼爵年運而往矣郊園數畝外別無他營
亦無他見適有傳內耗者云

明主方以國慶疏恩舊臣議且修前輩故事遣
子孫入謝而四顧蕭然轉成悲感念獨有兒衡
在侍欲遂遣之然復不勝舐犢之私竟不成行
足下省此亦足憐故人老來情事已

孫月峯摠憲

野人不復關理亂至聞兄臺摠憲楊公典禮嘗
私譬方今之勢雖標疾外形而元氣內守要在
翁等察脉審方於強力猛煉中不失鎮安調劑
之理天下事無不可爲至如爵者報

主未効徼天之幸得早抽其僨轅覆鼎之身而
年來家難紛拏七情潰亂遂至眼盲足蹇食噎
寢魔納之乾坤無地安處而老兄尚安得以古
賢謀斷之業爲我繫望乎據教中有先人遺籍

之語以爲是太翁著述欣然拜承旣而啟視名
卷古蹟爛然乃知教中謀斷二字義取諸此如
老兄果以不肖爲真房杜也顧今豈房杜之時
以爲非房杜而祝之使爲異日房杜也則朽老
光景除更乞靈地下再世爲人得修業補過以
酌知獎耳渺乎迂哉何君子之善愧人也今附
綴數語於先友太常之後却因使者封納統惟
台鑒幸甚

邢崑田摠督

老病入山久不閱報頗聞東西功次經年不叙
嘗私語兒衡國家雖久太平然安知意外無揭
竿斬木之事今急則求人緩則往往以功爲罪
使謀臣挂冠壯士墮淚此非好消息也生之此
論雖私而公彼時了不爲吾丈萋菲作計旣而
大計有聞乃知雲翻雨覆誰爲傾交鳥盡弓藏
與咨自古而爵亦僅付之一浩歎而已

聖主明斷從中報格其知者爲世道公道稱快
其不知者或恐更以內黨增疑要之男子頂立
天地第自顧本來面目何如不足曉曉置辨也

茅二岑郎中

不肖爵林居日久目不閱除書然數有私慨以
爲醇明如門下而宦闕久次不無少屈豈雅性
固自恬此大車駟馬盤桓九達之衢政不在一
時捷步耳貴同年殷海岱才而貧沈日峰一絲
一粟乃父司之無纖毫私橐真孝子也兩賢者
皆以壬寅物故天可問耶

劉雲嶠祭酒

山居屏絕外事之日久然間閱仕籍不見尊銜
頗甚疑怪欲進一言以古聖賢中庸之道相勉
苦未有便也比始知兄肯幡然爲世道一出而
又以借鼎南署縮篆國庠爲朽老舊遊補過意
甚快之然不敢輒通起居恐鄉弟子有乘緣而
干澤者比茲千里馳使儼然見辱乃知向來雲
臥今日吏隱心事皆道合時幾光騰日月固難
爲牽俗轍名者道也已讀別札更薄司成一推
至于揭辭又將以此決去聖人適手寫心經有

味乎空色俱化之旨竊怪兄之未空我非柳下
而見夷齊非所望于大觀也古今談性未嘗不
以高明廣大並言今豁刻較量惟恐一步涉嫌
半階多取乃似求高明於廣大之上兄山中學
問固止此耶二十年老詞林欲使主銓稱較銖
兩與後生論俸然則我自爲君子置人何地斯
言也不肖向嘗以之規鄧文潔公豈得復於今
日挾不滿之意於知己幸裁而聽之世事雖可
憂然愚終謂

聖主聰明未必事事扞格至此嘗私聞之趙寧
宇中丞方今廷臣言諫多身諫少有如部院諸
公果能人人戢身私第如布衣葛履則
主上豈無耳目豈無感動此兄家伯仲與李九
我宗伯所優故不肖夢寐中未嘗不以三公得
地爲望若高談洗耳以脫籠解縛爲快則眼前
誰不能者可憐七十故人千劬萬苦博換得小
小方便而年來一門老幼五喪相繼有生至此
不如無生然猶區區獻其野芹者誠念知己之
難得同志之不忍負也兒衡近雖粗知讀易然
試問以開卷象辭未見了了安得先生長者爲
癸醢鷄之覆乎魯論義從未留心只以廿年前
夢中有所指授一爲鄉人言之惜乎年老緒亂
都復棄去兄根器精力足堪辦此更不必問道
於育也

劉雲嶠祭酒

歲月道盡老景無歡乃今十行遠札四部新編
所以獎掖故人者更出橫經問字之表則安得

不令人感忤下拜哉天祚斯文士之游龍門而
歸者人人意滿而爵比屬耳里中一二老成以
謂年來國學之政畧與鄧少宰埒而文采神韻
過之詞林得此聲也可吏可隱何遽不如漆園
柱下之適哉記得少宰兄曾見訪海上私謂不
肖與瑯琊公曰吾學進矣能終日對客觀伎矣
乃教中扼腕時事迫于乞身此却似於少宰進
學處未甚得力也如何如何右編未及縱觀試
先閱每卷補遺隨以示兒衡令之卒業真千古
完書第未得卷首一親題爲恨耳新報驚人
明主日月之更漸次有緒而吾文猶未滿耶古
稱君心惟在所養養之一字最可思此參政他
日事也

馮琢菴少宰

適莊宮允齋錄使來又傳丈倦倦見問之意萬
里心知何遠何近而須日日挂齒人人傳意之
爲親乎竊謂丈至是亦覺有兒女氣耳連見部
䟽剴切暢快之極私對子弟言非丈夫手必不

能爲獨奈其十疏九罷何大察近矣賢否是世
道第一關乃竊見近吏畢竟巧宦進前真才退
後如韓嘉定之一廉如水而聞有物色及之者
令人氣壘爲之嘔飯似此之類恐遠方尚比比
也公其察之諸不莊悉

沈湛源國博

屏息鄉閭不聞問者彌月旣歸始知榮拜國子
之報而車馬且匆匆有行色矣竊嘗謂吾丈吏
隱三年真是鷄羣栖鳳一言一動隱然爲愚父

子師表而氣力旣不能挽留齒牙又不能相重
今但有依依戀別耳已阻遠第未審榮行確期
小兒追送或尚可及以平日道義之知毋金玉
爾音則所願也不腆一絲代餞惟慈鑒不宜

耿叔臺操臺

兵臺傳教見諮以內養之術茫乎不知所置對
已適聞有一陝西異人偶至敝州自稱諳通三
典詞貌甚倨其意或恐欲動不肖而不肖早年
閱人頗多雖以李赤肚之高名未敢信其矚然

無欲今惟有閉門謝交自求方便而已吾臺法
紀之地更宜嚴慎交接勿形喜怒道即在此恃
雅敢布區區

劉夢晉大尹

犬馬病久臥鄉廬忽聞車駕枉辱有失瞻迎但
有馳企鼎鑄有耳誰不聞萬口頌聲而孔邇怙
恃之下若流議不關情公道不發憤則幾於無
人心已第自愧望輕言輕不能有所關白而今
日趙璧復完乃卒藉當道主持之力顧草野何
人而敢貪天功也惟是風波已定俎豆方新所
望公盡忘前事努力爲地方始終造命則尤幸
耳

段芻然大尹

傾蓋雖未久然竊耳謠頌公真物外異人一官
遊刃其餘事耳可憐病叟遂無復望見之緣昨
自吳山歸知承素旌見辱茲又厘使翰臨謝重
以瞻馳頗聞琴川功緒十就八九世俗缺陷恨
不得借寇一年然願公勉支鷄骨爲我民徼福

後地耳使者倚馬索報占此附致惓惓伏惟台
亮

朱金岳副使

生嘗歎地方人情不古覲面口碑轉聾或化而
爲腹誹獨明臺去吳之後神明愷悌萬口猶新
昔何武去後見思而我公更去後加敬不審將
來史書作何揄揚方于古人召公郇伯何如耳
爵此餘喘僅延歷嘗家難此實福過量名掩實
之効伏拜弘獎但有拊心使旋占此附謝野人
辭餽私戒不敢以例長者伏惟台諒不宣

鄧虛舟大尹

茂苑之政至今人人能道之能思之愚父子夙
芘棠陰且辱收爲同好感知戀別自難已巳正
馳遡間承遠箋豐餉之辱因審入都伊邇鴻儀
驥武駸駸日新天下會多事大賢所至當思所
以獻鼎上下承翼昇平者毋遽作厭離想也爵
老景蕭條雖復強支風燭而新秋父子同時感
疾使者至而不能出見臨占報命但有悵悚頗

聞年來長安宦游桂王爲苦臺下羔羊素絲豈
容更爲故人輟贈今不免附使璧還知其有罪
亦自爲公私相體可以懸照也所祈爲時自愛

趙寧宇巡撫

三緘遠墜喜出意外已側聞楚事大定吳中復
效尤而起今歌謠滿市其獎掖首事不啻加膝
其刺議當事者幾欲捧掌黥面而悻悻尚未快
也定知翁臺調維上下必難兩全然亦爲泰山
素望足能鎮物不至以流議掣肘何代無亂惟
好亂乃真亂耳高明謂何

李晴原布政

昨始聞山東榮命老丈得此以資以望論之已
屬太晚乃不佞區區私喜獨以地方自遠而近
道里自家而官而東省更屬奸璫就殛吏民安
枕之後喜丈又不妨即官爲家以吏爲隱且于
太史親家公差省侍爲便定知雅意亦同此愉
快也相望只尺病阻躬賀聊遣小兒代申鄙私
惟台亮幸甚

朱密所江院

天子夫夫神斷久任臺垣此於後進踐更誠為
 長便乃明臺獨以此結地方俎豆之緣而愚父
 子竊亦以此私訂頑補過之益雖分在草野無
 階賀問而晨與夕寢蓋無一日不芘廣厦而夢
 華胥也正引領間忽承使札枉訊重以多儀感
 慰交懷無以為喻向者頗亦剽聞郭宗伯之評
 以為天壤間決不可無此公論今教中云云又
 不知駁正何事所指何人恨不得疏稿見之要
 之

聖度汪洋未必能忤但得為世道人心發皇耳
 目一番如昔所謂言之無罪聞之足以戒功德
 不淺鮮矣可憐老體衰殘不能仰佐思慮萬一
 自惟生平敬愛如吾臺耿臺及劉臺伯仲屈指
 不數人所期各為吾道努力以酬時望臨啓不
 勝惓惓

劉斗陽巡按

適荅貴鄉朱公祖書私陳欸欸而不虞使翰之

文肅公文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五

先辱也喜承九年榮滿何以不見報疏與內批
新命豈尚爲新安芥蒂耶世事至此生亦不敢
勸我公久戀劇場但當諦審事機何如若造次
求去未必得去反添却方寸中膠擾耳不肖數
以隨緣勸人而身處骨肉傷殘不能自遣即今
舉體疾病兩足蹒跚摠尚以前年家變鬱撓成
損尚何得與聞國計與臺下出處計也教中察
典真亦異聞譬之歲早年荒自非人謀所及但
在我輩士大夫各矜廉耻扶持清議爲主若所
謂一私人不知何指以愚言之悠悠海內何人
無私但顧其所私何如人及所以見私者何事
頗聞朱臺近發讜言方憂抵觸愚又以爲言出
肺肝當求有益不應先以此待

主上至如吾臺業當解肩別又當十分韜晦以
待櫛柄入手自操自運之慎毋以黃金擲虛牝
也承賜教宋史本末讀之不能離手使者久遲
索報匆匆手勒數行授之不盡感誠萬一

李如樟摠兵

此者一接見賢長兄死綬之報爲之涕淚不食者累日旣而復自慰曰人病五日不汗亦死死等耳今炳炳烺烺留萬古忠孝之名令塵洗天波諱讒衆口顧不爲朝廷重爲公家重耶慨羨未幾尋讀公大疏令人義形于色恨不得飛尺辭道珍重意乃使翰遠辱恍然若親挹壯容推輪贈策于左右也嗟乎

明主知臣尊大人知子而不肖亦自託于知己兒女死生之戀尚何足云惟是遼兵久弱公家父子兄弟與虜結戴天之讐念怕之師兵家所忌合與賢次公審定機宜先爲不可勝以待可勝情知爲國愛賢願效愚忠之萬一耳

周懷魯撫臺

索居中翁臺風采日日有聞乃喫緊摠不出知人二字獎廉飭貪至公至斷恐自此吳中遂無事已竊見近時一二鄉俗有甚不美者小民好以遠年廢產與詞貼贖大開詐門士夫則居間公事不才武弁爭出其門自今翁臺飭新戎政

之時最宜防此要在默操默縱寧可自存一分
含茹不可稍假一面委曲至於贖產詞狀多有
以鹽盜殺人爲名形影茫然者訊明之後不妨
懲一戒百野人受知深重聊此獻芹惟幸裁而
擇之

邢夷度大尹

郡中新報遷三君子爵幸甚皆承以傾蓋託交
獨吾臺仰止最親瞻依最久而攀侍爲最疎今
榮上且有期矣病人復不能隨卧輟之後謂此
情何哉竊嘗私評公臺乃治行中之人品簿書
中之經術今去後謳謠必亦有見目爲知言者
禮有幣賀恐非所以待大賢聊馳此單詞寓誠
不腆之餞請以異日惟慈照幸甚

韓晶字大尹

自臺旌照臨敝境草野罷癘歲不一二接見然
嘗望而知聲歎動靜之詳大抵吏畏神明民稱
豈弟蓋古之稱良吏而循者也今廟堂公論已
行不佞無所復憾第日以年迫桑榆病淹床几

恐不及見公功名之盛爲耿爲恨耳比猶幸兩
度臨別得一承片言餘誨而退復啓新志全卷
讀之中間鉅裁獨斷出人意表乃益歎吾臺文
學政事雅抱兼長去德雖遠瞻依彌近已使者
報命口占此數行寓謝餘情耿耿不旣欲陳

陳石湖大尹

仕路亨屯物情誹譽自古不常不肖嘗竊有緒
言爲政而使上官知不若使小民信使民見在
見德又不若使民去後見思今臺下豈不然耶
惜乎阻遠無緣一驗斯言適接來使以手箋處
遺見辱不覺冲襟雅貌曠然後睹因復念賢者
在地方千劬萬苦至此而公道未大明橫爲魑
魅所挫士民之罪業無所辭者然皎日自在不
足復慮寸風尺浪也

黃明宇主事

前月廿九日始聞吾丈京推之報於浩川臺長
而

俞旨未下知爲近例所格吾丈醇中直表似以

三才集卷之三十一
此馳驅捷路則不足以此盤桓吏隱則有餘閒者屬耳錢文謂地方舊轄稍以禮節相左尋亦釋然從此信心而行稍以圓轂輔方軫則所望耳犬馬體苦經歲善病且喜得幼孫女柔良侍前粗足自遣亦莫非吾丈餘芘也諸惟慈照幸甚

沈蛟門相公

昨夕與小兒閒坐方相與歎念老先生拮据時事之苦調劑人情之難語未絕口箋餉已至中間深情苦語字字激衷所謂破哀三法門者不肖亦心儀之但苦忙則不能忙求愚則不能愚學忍則不能忍此身未蛻顧獨能蛻鱗甲耶可憐眼中故人零落幾盡弔死誅喪日不暇給范公所謂人非久在世間之物即丁令威化鶴歸來見人民城郭皆非亦有何味此語殊可思耳山陰兄竟隔世矣山中麋鹿不死而令此公死乎爲之浩歎教中有感於李謝二公生亦相爲苦之今抽身旣難匡

主亦不易如不求十分稱意以將順行匡救未
必盡至扞格但恐翁不肯認第二義耳長安妖
言獄與可駭可笑今最大莫如楚事亦最能累
人就令不肖身處其間亦只得先扶國體後理
外論乃適見一楚吏問之云此事沸傳已久我
翁且當留着—地步付公論於彼中使自處金
甌無缺中而家國隨之已承道義骨肉之愛有
懷不敢不吐翁以爲何如

山西王相公子

僻居海上耳目無所見聞近始承令先翁老丈
之訃爲輟食長號者數月于今已追念入官來
同寅同事諸公零落幾盡而就中如令先公出
處同趣甘苦共調乃真是朋友中昆弟離別以
來每得萬里書郵噓寒問煖未嘗不臨風灑涕
自傷薄質之早彫舊歡之難續也今其何如頃
成千古而故人百哀臃腫之身亦安用此生爲
矣短些久成苦道梗未能即達令強力馳使致
之几筵亦幸賢昆玉以禮節哀用成大孝臨緘

不盡區區

申玄渚太僕

榮命屢推未下仰知

皇眷自中決有超拜然不佞竊與龍華丈謀之事久則疑生若坐而守遷遷而辭優就劣則非情也且萬一廷推不下而內

降旨獨下辭受愈難已萬望酌量彼中情勢以我衡命毋令爲年少所窺幸甚幸甚

崔際虞巡漕

病臥多年數耳公玉節巡行之報阜囊糺按之章詫於人人私自增氣亦頗訝年來執法大吏譴忤紛紛而我公獨引繩不顧游刃輒效嘗以此卜世道尚可爲耳造物假緣以地方漕政累公而故人亦遂得託芘宇下其爲欣藉何如抑有愚慮方今轉漕關紐在河不在漕即如蔽州兩衛官旗窮窘萬狀而回船尚阻又別無戾天縮地之術則亦惟我公調停公私間稍寬期會一分使人受一分之賜耳

李修吾漕撫

專啓敝州兩衛運官運軍之苦極矣適見指揮沙志元揭訴事情盲眼艱于細閱不知委是何如但以身處同城事關多命倘有可轉移方便處自不容不破嫌爲之一言而吾臺又方以至公至明任事任怨爲百億軍民之主此真所謂千載一時公爲國賦持平亦私令貧軍藉口當無不用情也餘非草野衰病所當言臨占皇恐

張湛泉巡漕

適聞明臺法懲橫卒比郡歡呼不勝大願更以時飭定漕規使遠艘各復舊免私贈不浮常額則地方萬億元元造命之賜也

南京九卿

此者

發中之命猥及陳人理外之恩且逾垣典蓋不肖爵驚竄駭鬼至今尚怔怔未定也抑有私幸以爲

九重天遠自難悉病臣心事而至如諸公長者

素辱生平肺腑之交且官又直南都耳目之近
愚父子病形病勢豈得不聞聞則豈有猥隨世
情勸駕以吊爲賀者乃茲千里專倅辭盛幣腆
庶幾于芻狗之能靈寒灰之復焰而不肖爵滋
淫淫汗下矣第二小疏已發真情苦語矢質鬼
神亦望諸公長者哀而賁之使旋謹力疾占此
以謝惟台鑒幸甚

朱金庭相公

苦哉銀臺公之早世也愚父子萬里剽聞爲之
蘇蘇隕涕而老先生復何以爲情矣事旣至此
自難怪台懷之痛割密疏之覩縷乃猶然以國
家爲憂舉賢讓能竟回

天聽則姬公赤舄之忠真無以踰此而獨不知
不肖之名因何忽入內傳譬之畫蛇反嫌添足
顧不肖疾病支離形神並廢而小兒衡一疾連
年且近又感銀臺公之變如雁失羣豈不心寒
色動所謂瀝血陳情必祈哀亮者誠事勢怵中
不暇計其負國恩負門下耳惟老先生憐而曲

全之正忙窘中語不成次皇恐

李九我相公

時清論定喜得三賢濟濟同日宣麻粧綴太平
景色特不佞衰慵病劣名績貂尾爲可訝可羞
耳然業爲

聖主眷思諸公推轂所有萬苦情事不容不以
誠控辭旣辭則又非可泛泛虛文應故事者非
老兄不能知我不能哀我而全我也世情日新
我輩少見崕異則衆已側肩累跡伺之老兄以
爲天下事如此尚可爲乎不可爲乎不肖可出
乎不可出乎然老兄正未結局不妨忍小就大
從容爲所欲爲斷令媚夫咋舌同志增光乃不
肖所禱祠而求耳正忙窘中語不成次皇恐

葉臺山相公

自士趨捷徑而南六曹幾爲贅員乃老兄顧獨
以十年吏隱坐收物望而
天子忽一旦自天乎召豈不誠太平盛事哉乃
不知草野姓名何緣得猥廁同升以丘壟度高

乎泰山能無自媿然

天子旣以不謀不卜非常之恩自不宜以常辭推避惟是父子病中萬分危窘幸遇故人當路則不惜爲我緩頰祈哀是所望耳至于華笈盛餉辱之曰賀非所敢承端此附謝使者不宜

于穀峰相公

制麻一下中外遐邇人人手額歡呼爲太平稱慶而不肖父子世藉通家服膺矩誨其爲欣踊尤百恒情蓋先是閣推辭疏未下疑議朝起不

知

皇情正以待今日也

聖人舉動真自赫然出人意表今獨有發中橫恩猥及陳腐以會謀則不協以諮訪則無因未免爲知人之累然

聖德聖量真直得遠臣効死稱報而惜乎罷癘餘命終難奮飛以此不得不呼天控辭耳禮有辭讓今不敢勸老丈無疏但斗勺之量本自懸殊衰盛之年且暴視聽必若偃蹇相師聒取

王文獻公文集卷之三十一
厭則不惟自損矯情抑恐並敗故人之事已齋
疏人便寓此數言惜乎驚忙中不能盡其委曲
也臨占但有馳嚮

蕭岳峰尚書

附驥四十五年雖久不承動定竊嘗于章奏中
剽聞雅志蓋無日不以謬悠得請早休爲慕也
今萬里遣笈猥隨世情勸駕此豈翁之情亦豈
不肖所忍聞所忍對者今區區自引駑劣推避
賢者則見以爲不情若強扶服枕上具自陳衰
遲疾痛之狀則恐同朝未必見見者未必言言
者未必盡達左右幸亮父子千真萬苦之情瞞
不得兩長班我兄臺試問之當有哀我而全我
耳正忙窘中占報不次伏惟台亮幸甚

楊止菴侍郎

比有數行附齋疏奴馳上未達尋已爲教翰所
先慚愧慚愧凡鄙生心事已具前啓中聞之道
路門下直躬正色風譽滿朝虎伏龍變自婉轉
于公私波浪中亦大勞矣鄙生身未荷擔豈有

感此而不休心歛足之理惟門下哀之亮之耳
小疏若留中乃是不肖生機願毋照常推發至
于傳至咨文亦但能望闕叩領不敢伸謝已惟
台鑒幸甚

蕭玄圃侍郎

兩班吏來忽捧自天之教詞旨意氣如挹古人
然一何愛我之深私我之過而不量其情與力
之必不能出也小疏過發不敢效常辭常謝足
知老盲無一字敢欺天欺君父欺相知之理而
老兄九鼎及肩顧反欲推人行代可憐哉附驥
之無緣觸藩之至困也猶有餘願願得兒子衡
望塵車後稍爲乃公蓋愆償負而此子今又已
得疾兩年朝夜飲泣相對兄設身而處當爲我
作何計也

主上真神明其嚮倚老成徃徃外疎冷而中膠
漆若老兄一旦得地當痛掃名根一以精誠感
格爲本太平可暮月望也芻蕘耿耿以此籍手
爲芹曝之報

黃毅菴侍郎

適有數行附齋疏小奴未發而姚中舍已奉音
并試錄來辱第屈指都下發書時尚未聞橫恩
之報而青雲故舊業先爲朽夫籲天生以此遂
疑今日之事得無兄等以優閒見妬預有口風
上聞不然何其無因至前一至此也小疏計此
時已達兄試讀之莫謂老盲更作喬態否新錄
甚佳獨有中庸義駁倒遵道尚襲世儒有心無
心之說其他皆金玉矣男子一入世網呼馬呼
牛隨人描寫兄不記老盲當事時歷過幾番風
波雖足下相與努力尋菩提忍辱第二義耳長
班報命力疾草此奉復因檢笥中得舊啟并上
惟裁照不宣

趙南渚尚書

今世有兩伯夷翁與九我丈頽頽青雲遙爲隱
人生氣而特未有交承咫尺之緣得教殊感殊
慰

聖主未遺簪履物色誤加自翁臺論之則以爲

千載非常之遇自道路觀之則安知不起無因
按劍之疑然不佞總能一切放倒而惟是父子
病中朝不圖暮則萬萬有難強出者幸翁臺之
哀我而兼全我可也會發疏倥偬裁謝不能累
帑惟台亮幸甚

楊淇園提學

吳中士子企頸旌旄之日久吾臺豈有意哉大
約學臺所重在公而明次之其程士在行而文
次之其品文在典而奇次之要之執法如山不
輕為一人骯骯則三事俱在其中此吾臺游刃
之餘而芻蕘愚論非是莫可上陳者幸鑒之

史鶴亭編修

誤矣遠箋之見辱也身恬南郭之隱而猥勸人
以東山之出大似非情乃其為故人計為國家
計則甚忠甚厚已而事顧有必不可強者大馬
之年已七十有四而病乃在腰脊脛膝間非數
人扶掖不能入國門小兒衡會又苦血劬喉閉
纏錮三年此能挈之而行乎舍之而出乎人生

會有死死而得當以報

君父雖千壘萬粉誠其樂之顧今若狼狽嚴程
父子相隨以死死而無名爲萬世羞此亦兄之
不取也來箋陳義雖高所不能聞命者止此一
片赤心誓之皎日異時負國負兄在此信君信
交亦在此矣不勝感知款款之懷力疾占此附
謝伏幸亮之

孫月峰尚書

伏自謬悠得

召後一時青雲舊寮書來勸駕者無慮累數千
百言綜其大指要以殊寵不得常辭王事匪遑
內顧此兩說者不佞獨有真情真病可以分解
王如台教揣摩

上旨劑量國謀語語皆安危至計而下乃鞭策
謬悠於聲色毀譽之外又何其思深義遠凜凜
動聽也生雖病憤寧無秉彜忍自矢匹夫溝瀆
之節以負

聖明負知己哉惟是世事至此毋論寒灰腐草

决難再嘘且就目前家庭之內卧起坐起出門
入門數步之近能不扶而行不輿而達否又且
論三載病兒尋常自家及園數步之內肩輿小
艇尚不能前今國門萬里之遙復能携之就道
捨之獨行否慮至于此勢必以身誤家以家誤
國老兄試身處之當何以更爲計也適于葉兩
新察書來見訪不肖進止意欲倣之而行正不
知處地懸殊銜情各別大臣新入而侍
主未展一籌光翼

聖明而先自懷倚墻傍路之私以博高尚之名
如此者非欺即套不佞已輒據經復之而不意
教中之先得我心也愚計已定未暇及閣體之
重輕人情之疑信亦幸老兄之哀我恕我母更
以先着爲後着耳恃在至雅未敢以長箋爲謝
而區區効其感誠如此聞之道路老兄新亦入
飛刀在矢中而來箋神意安閒不及一字信乎
大臣自有真也

憚撫原行人

長途盛暑中乃勤爲草野病臣特在星言之駕
遙傳

天上之音以是掄揚德美糖綴太平景色則幸
甚矣而爵顧自揣無當也聞報之日當疏即馳
控辭萬難強出然猶能就床手自裁書今則病
嘔涉旬寢食都廢有如玉節來臨則犬馬體迎
旨拜使俱恐不便訪得雲間陸宗伯以八十存
問止行御前三叩頭禮今病人不揣意欲援此
丐恩而不知公臺之能容亮否也小疏度此時
方下允否不可知不妨從容接轡而來但恐齋
有專勅須得先期抄示以便疏答此外淹速進
止惟命耳兒衡久疾不能更作書統希慈鑒萬
荷

劉雲嶠侍郎

比聞新推已數月而

批旨不下心疑有他乃今觀不肖與于穀老之
事而知

聖神之不測大平之未量也王貢彈冠古今同

念生獨豈無情惟是身病兒病并于一時千言
萬言不欺一字比雖循例疏辭而至于智畧之
淺短才力之庸駑一切無所套及以爲
主上旣非常恩人臣自不合常謝事雖近迂良
其肺腑有足哀者不識

明主遂能感動吞耳來緘何辭之華何意之厚
何勸之勤也可憐衰朽竟不能仰承而使至之
日會又以病嘔兼旬粒米不下不復能以累幅
爲謝以此負天地負知己耳盛頒自是寥寥舊
情然未免尚沿世禮今謹謝使者皇恐皇恐

高受所副使

跽伏海上身世兩忘殊不聞老兄以何時被命
何時出山得教而始悚悚然爲動故人彈冠之
喜然又以身其肥遯不能強執鞭弭以從徒慙
于使者如何

天子日明聖如近日不才之橫遇老兄之纒起
總出人夢想之外丈夫即有志順風而呼聲自
當加疾而不才顧獨爲頑金之躍冶豈得已哉

三才集卷之三十一
四十五
小疏三上度已傳至左右苦情苦語必沐矜憐
不敢更煩曲愬矣古志有云不飛則已一飛冲
天今此非老兄時耶屈之十五年伸之一旦料
不以積薪爲憾也力疾專此報謝不宣

劉健菴巡撫

千里書再辱此豈汎汎然彈冠結形交緇衣浮
慕者乃不佞自揣無當也間而思

皇恩如此君子之見知見眷又如此倘亦以匹
夫抱甕之守爲足補十年覆餗之咎乎抑或冀
老馬之識途勝於越人之指路乎由前言之則
負已深而難補由後言之則力且窮而不逮第
此猶其小者至于一身萬苦五官都廢口拙言
詞足艱步履竊恐人世無此矇瞽而朝堂又安
得容此駢枝特苦公門隔遠無從見此景象耳
乃行人之詞不啻而賀痛乎老衰之難爲顏難
爲對也來頒會已得罪蹇督臺不能獨示異伏
惟台亮幸甚

楊淇園學院

向見明臺垂別弘獎之言與復命首推之疏雖
喜匹夫微行猥錄大賢而月旦高評遂徼朝聽
今其何如而得不渙然汗浹也得報以來鄉之
密友言唁而不言賀此亦知其真情萬難驅策
而使者猶爲彈冠稱賀豈不痛哉非常之命不
敢用常疏控辭異時儻遂得請

天慈哀亮亦惟明臺左右之今日暮幸得託春
風化雨之中芹曝野忱無可爲獻止有執法一
事其平如砥其堅如山正文體正士風總不出
此爾正發疏忙遽中諸不成次皇恐皇恐

李修吾漕撫

聖主高厚之恩禁廷希闊之典定知青雲朝舊
必爲故人彈冠第如臺下則又所謂異姓手足
痾癢相關今日之事倘亦念其萬危萬苦不惜
片言相唁則不肖謹拜賜已使來猥承琅函珍
餉見辱爲賀弄廣夏于海島之前負九鼎于秋
菑之背徒令人驚喘悲涕而食且不咽耳小疏
已發殊覺言煩第若有一字敢欺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三十一
皇上欺知己者神明殛之矣身雖永廢竊復思
有

君如此昔日之於吾臺今此之于不肖皆所謂
外嚴冷而中膠漆真英雄驟首興雲作雨之期
太平可暮月致也事當及肩努力是望毋煩于
老衰已使旋專此代布感誠萬一來頒不貳
少伺小疏報允後則吾臺乃可以賀我耳不宣

沈湛源知州

故人論交以迹新情故文少質多爲第一義今
不肖與足下豈不然耶南中別來恍如一夢然
兄已更承後命而吾州州弟子書來累箋盈箇
宛宛皆離別可憐之狀不肖私以此知裕州新
政定當爲循良第一耳讀古虬歌至月明幾時
花鳥無心忘去住之句寓懷寓誨如玉如金惜
乎當路尚知兄不深所欲盡兄之才者止於刺
感吏事奔走王程而疲癯故人亦田疇兄於簿
書期會之間亦何足慰勞結矣教中偶感時事
頗思十年前不肖當局時何嘗不敗上賴

主恩早得抽身局外則古人所謂善敗不亂天
實造之耳劉司成真人品真學問然老兄且未
可盼其爲國家大用蓋君子必難進易退而人
之責君子又徃徃隱善揚惡無所不求備不肖
非君子而嘗竊疑君子之難爲固有說也裕州
佳地記得先友楊君嘗筮仕于此曉習政務而
不善處人夫處人特在吏事耳而兄旣俛首就
此一官則亦不可盡脫故常獨行已志凡事多
出口不如少貯腹驚喜見疑不如學耐煩不肖
草芹之獻止此而已小兒適往楓橋就醫使者
迫於報命無便訪覓只得代爲伸謝惟慈鑒幸
甚

周懷魯撫臺

前月廿日勒有數行附齋疏奴伸謝而北來兩
長班邂逅雲陽奪其所齎兵部勘合以行前啟
遂不果達今則竟月淹留專候京耗就遣之上
疏恐不得不又煩臺下一處但以塵聒多番難
更啓齒耳據兩長班說近

王叔文集卷之三十一
目忽然自天中外並無先聲而昨日張太僕見
顧則云聞之蕭司馬前三日

上嘗私問不才起居疑必有異豈臺下所傳即
此是乎飛熊渭水何見擬之不倫且萬一
明主乘興見思興盡而厭不肖么麼腐朽能復
効古人兵諫屍諫否耶此未然之慮於此身爲
疏而目前病兒乃是息息關情步步倚命必不
忍一朝判捨吾臺當更何以爲計也聞太平周
醫盛名已差人飛棹迎之廿日不到恐有別阻
然據此目前醫卜支離即周生至未必奏効也
回天格心談何容易第觀

聖明舉動如此故是太平一機而病臣猥其暴
棄不復能與臺下頡頏風雲少助絲髮則亦可
憐可愧之甚矣因書報命再檢出前月小啟并
塵記室內有頗關民情時政者非敢嘵嘵蓋見
新守之虛懷臺下之重託私效芻蕘用以兩成
上下之美而里中士民之前一字不敢洩也知
我罪我惟臺下裁之康道長聞已差按吳中恐

當爲部民避嫌况小疏方以發中新旨爲非例而伊却爲之頌美此牙彼盾或恐反動皇上之心奈何南中妖亂誠藉麾旄鎮壓而事過之後人情聊有異同以愚論之妖黨流言鼓煽自有專司而黑風當道縱橫難推小吏吾臺恐不得顧彼遺此遲遲而來也力疾占此困甚不盡欲言

朱平涵祭酒

比者小堂一奉見彼時止爲謀老兄出處乃今身自罹網而後歎附驥之無緣觸藩之至困也伏承遣使辱書惓惓勸駕真高義薄雲天苦語泣鬼神已而不佞從郊園視兒疾歸萬緒劃刃老牛舐犢何心復理身事竊念

皇上父母也父母見兒啼女哭必動情老兄手足也手足覺癢疴疾痛自關一體教中所謂非賀非候者去世情真萬里矣而惜乎推已及人恕之一字尚未盡也如何省教果以

聖主求舊義不負恩則老兄亦廿年老詞林矣

王公肅公文集 卷之三十一
不爲新進矣何不踴躍前驅而苦責駑駘以追
風乎正皇遽中不能滿紙報命而畧叙感誠如
此惟鑒之幸甚

唐凝菴太常

發中之命意所不圖理外之恩死亦難報伏承
遠使惠書雖注述兩端之論乃其彈冠雅意勸
駕微詞則有在世情揣摩之外者不佞不敢負
知已其敢負

皇上哉惟是父子病中危慄萬狀即使九重天
遠難遽徹聞而老兄豈不嘗爲蒿目而憂拊髀
而嘆也天下大矣何物謬悠乃關理亂

聖恩極矣又何物是虞廷之鳳可以再儀草疏
不復用世俗常辭亦不及待欽使之來而後發
此其悚迫顛連之狀可望而知也特此陳謝幸
哀而憐之

朱金庭相公

前月中方遣狀奉謝未達而教翰已至萬里呼
吸三章藹然相通而不肖能無感極而涕愧極

而驚且隕也大凡教中所言時情國是云云則不肖先年備嘗之老先生業入世網勢不能奮已而病身尚在域外可以逃責病子猶屬爲人未甘永棄今捐死不肖之百身了無益于左右也而空自博豺狼食子之名老先生試謂天下有此人有此事否賢子之變事旣已往則老先生自宜以公家爲重返顧爲輕今愚父子乃驚弓之鳥豈得更苟冒恩知相隨入必危之地乎乾旋坤轉談何容易譬之荷擔將欲弛肩讓人入其肯受代否李九我冰清玉潔庶幾不忝同升而少年不肯相容以此益令草野心灰願反勸老先生早爲身計耳茲亟令兩長班早歸報命倘垂念父子病悰請自問之兩人不肖若有
一字相謾者神明殛之矣連日正會感暑暴疾
草草報謝不次

葉臺山相公

小疏發于前月二十日附有數行未達業爲使者所先皇恐皇恐有

君如此徃徃物色我輩外疎冷而中膠結人臣
之義自不當以世例爲辭泛常引避以此小疏
直陳苦臆冀蒙哀聽若老兄則壯年強履家庭
無故與不佞公私情事萬萬懸殊即如教中揣
分量能之說陳之又陳一辭已贅又可援不佞
爲例邪昨穀峰兄見問亦以此答此爲人謀而
忠即所以爲國謀也小疏若格則再疏必求擬
放度此時于李二公必已就列豈有三賢當軸
而不能庇一故人者乎使者至門適又患犬馬
病舉體刺痛所賜珠玉滿緘恨不能一讀也臨
箋但有傾馳

于穀峰相公

月之丑日不肖晨起叩天授疏家使尋於吾
君吾相生死辭矣復念老兄爰立維新以屬故
人誼當先爲國家稱賀而後及其私勉綴數行
聊申勸駕殊不意已爲使者所先捧箋拜賜慙
荷無已伏惟舊德延登真太平盛事即不佞亦
自忘其齒衰能薄而以爲丘壑附泰山可罕無

罪其柰此支離一榻必不可出之病身而目前
又有喘呻經年必不能從之病子此天之所廢
而老兄尚欲興之耶竊觀別教意在相師乃不
肖前啓中拳拳奉趣之意其說有三一者自
天之命先廷推而後內簡公私之事既不相同
二者老兄爲新淬之鋒而不肖爲已覆之餽三
則愚父子疾病久暴遐邇而老兄齒少十二年
精神無恙此淹速進止豈得更援爲例也度此
時欽差方在道而貴鄉去京止一水不肖情苦
計迫不得先事控辭若使者已到貴城而老兄
却從容爲避榮之計則其矯情無禮甚矣古人
三揖而進恐不如是幸思鄙言不獨義當急公
且情亦當爲不肖與金庭公解縛也特雅不復
另以長箋復謝惟鑒之幸甚

于穀峯相公

捧教至第三摺高誼可以薄雲天苦語可以鑄
金石不佞亦人耳豈得冥然悍然違長者之倦
倦哉惟是事急情苦言不得不煩請不得不急

翁丈既知身事之不倫只合早辦嚴裝一爲故人補過而此有聞雅意必待三疏而後出者不識何感何師而遲迴至此也記得不佞初被召時止於私家一辭再於中道又一辭聞之王弁州以爲大臣禮不過如此今門下必欲於禮外求禮邪重念遠笈不佞因不敢自處於薄而効其款款如此

朱金庭相公

道路頗傳杜門日久意且以千斤擔子全付不肖而行者此計迂道左之極非所敢聞也昔者子文傳政爲千古美談必不得已則新簡三寮無不可託乃聞于葉二公盤桓趨召而皆欲引不肖爲例此事體情勢萬萬不同徒令

聖心盡疑我輩爲套辭託辭無一人可信而閣體蕩然矣此亦老兄之事不審謂何前有啓已先差兩長班報命會得後

旨因兼程奉達而病嘔泄困甚不知作何語也伏枕皇恐惟台鑒幸甚

李九我相公

小疏得報一驚一喜所驚者私情之未遂所喜者台駕之已出要之大丈夫當此世界必欲著此等硬耳硬肩不然日日引避且日日誤國耳而老衰却明知事理當然不能強扶犬馬病強抑兒女情以致言煩貌厭如此今幸有青雲故人得地爲我委曲成全謹旦夕恐死以待命正匆遽中占此數行報謝不盡區區

王宇泰編修

春中見歸奉手教至今猶置枕間特苦無緣執手爲恨乃今則身自墮羅網之中而兄又辱爲勸駕一番拜使之日隨與小兒捧教相持而泣以爲相知如此熱心賜如此大議論自古大賢大聖尚恐難承矧不肖哉道路之口謂生必不出此則誠然綜其要指上之則以時事決難挽回下之則以身名不可再辱由前而言則避事由後則惜名而其實總歸於爲身耳乃自區區言之七十四歲之身朝暮可死死國亦可死官

亦可何必死於牖下兒婦人手中乃稱善終乎
今獨有舐犢一念不忍判割而小兒正又會咽
喉痛劇朝夕呻吟生非病狂能遂下鐵石肺肝
舍之而出否也兄謂生出徑自携孫就婚可便
小兒養病乎不知此乃請急侍養之人既稱侍
養必須步步扶隨乃得成章而病兒能否不然
則又當明白

上前父出子留之故而此瑣瑣不祥之事難形
奏章蓋不肖今日千窮百苦揔在於此至于教
中所條數事因而記及瞽夫調上調下之論遂
以相勉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不知其難則已既
知其難而必欲粉身碎骨効之於此自誤猶可
誤國謂何兄之身即我身也何不設身而處使
就於兩無悞之地兒病至此不識究竟如何承
憂念惓惓附此數行爲謝

于穀峯相公

愚誠總效于前極知彈冠一念萬萬世情之表
而病人竟成虛負可歎也知尚留念病兒不容

不以實告未得報前覺其喉哽漸通鼻紅差少
今則爲乃公着忙諸證日侵羣醫皆袖手星散
矣老兄試察此光景以病父可携病子而出乎
抑將謂父出子留與昨年終養之
請合乎不合乎念至于此真成觸藩老兄復何
以爲我謀已

李繼泉同年

日承遠命郎君持札勸駕故人情重能無銜激
今小疏且下有如賴芑得允剡溪一棹不能相
忘記得先年所餉牡丹有名白舞青霓魏紅者
今盡失其種此時正堪栽接不識可再求一二
貼否病苦無聊偶和唐伯虎小詞奉寄一笑

愁多病多早已鬢毛皤恩多寵多轉入是非
窩洗耳聽漁歌一一都嘲我漫天網羅身被
浮名誤三載沉疴兒被阿爹誤只今五表向
天呼決不上長安路黃梁夢已徂破衲還堪
補聊就人天小結果○南陌東疇是兒孫馬
牛楚館秦樓是歡喜冤讐萬事撻悠悠勞生

何所求一簇眉頭筭前又算後三寸舌頭說
妍又說醜可憐擔盡世間愁空笑破他人口
蘆花不繫舟竹葉無憂酒羲皇一夢君知否
○你會使乖別人也不呆你要錢財前生須
帶來我命非我排自有天公在時該運該人
來還你債時衰運衰你被他人賣常言作法
可消災怕沒福難擔戴有酒且開懷見怪何
須怪一任桑田變滄海○一粒芝蔴救飢也
是他一片黃瓜解渴也是他其餘萬事賺到
了成虛話纔說西家殺牛與宰馬又說東家
鑽龜更打瓦你們圖甚王和霸一任的閒關
耍待乘博望槎看過天河假那時碌碌纔干
罷

右詞名對玉環

楊淇園學院

使來辱長箋累數百言上爲國家理亂計下爲
老病出處計真是言言吐膽字字刺心去世情
稱夔道契者千里萬里矣第以不肖言之若爲
國家計則泰山九鼎當自求管葛非常之才若

自爲計則丈夫遭時遇

主至此何百身之能報又何一命之不可捐即如教中紛紛之說大約有兩端其一端謂不肖必當出其又一端謂不肖必不當出凡言不當出者最近鄙情已而意乃近感時憤世恐人情國論之難調全節完名之不易其究終歸于身耳夫一身至賤假令不肖千壘萬粉而庶幾於毛髮之報誠無辭爲之獨念

上之召臣寧第令揚揚政事堂飽食安坐而已

耶必將有以用之有如扶服赴命縱尚能達國門而見朝謝恩諸儀能一一從賓替否禁廷嚴闕可容得數人扶出入否前時傳

上登蒼尚能手自細書惟恐一字外傳今復能否此其萬萬誤國一身之死生出處姑勿論已蓋聞古有十事要說爲千載美談然愚以爲此自爲名則可若不肖更踵其轍以出處要君要而聽猶可言也要而不聽當如何又有如貌聽而心不承暫聽而久不應當如何亦嘗與小兒

自私計此畢竟路窮揔不如一瓢一衲之安耳
苦哉明臺之念我厚謀我忠而惜乎愚老子之
竟成辜負也至如來教謂
主上視舉朝縉紳無一足信誠然誠然以近
事觀之

上神明陰閱天下人徃徃外疎冷而中膠漆我
輩爲人臣者但盡掃名根以積誠感悟爲主自
無不効此吾臺之事無煩於他計已夫匹夫相
要猶不能保終始乃九重萬乘之尊而謂片言
然諾遂可舉天下而任吾所欲爲異時身旣入
朝口無復藉情同投檻事類觸藩乃始隨而悔
之不亦晚乎小疏業於前月廿日發內中一欸
頗亦近要而未敢遂呈左右知吾臺能亮之也
從來撫按二臺得例薦地方人才則今日豈不
得代陳病苦心事然非今日所敢遽請也使來
時忽遘危疾粒米不下口就枕占報不盡感誠
萬一

朱金庭相公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三十一
奴歸奉教惓惓今盡掃羣魔付之不辯而直陳
苦情期于必允不惟自謀蓋亦陰爲老兄他日
解組謀也可憐一生之所歛衽而讓者獨有四
公寬和惇大不如老兄方廉魚雁不如老兄清
勤敏厲不如趙司農謹飭忠厚不如楊吏部今
日諸公盡編黨籍而朝堂幾一空矣顧不肖何
人而尚可推身傀儡場鼓譟兒女陣乎已矣已
矣願老兄之勿復望我念欲憤氣尋闢與群少
年賭勝非不可脫身然恐又累老兄難處只得
且平平盡降習氣以待老兄爲我籌之如此公
論如此私情以爲不肖可出乎否也此番已戒
來奴不復索報非敢自外亦恐重以形迹爲累
臨占攬涕

荅顧涇陽光祿

適正聞有賢次兄之疾以爲吾丈哀荒中必無
暇遠存故人乃今兩箋垂誨累數百言讀之且
駭且服以爲今之道學文章家胷中曾有此擘
劃有此議論否而惜乎未審不佞情事浪以黃

金擲虛牝可歎也

主恩如此世耳傳聲以爲快事因遂欲以歷年
秕政久鬱人情盡舉九鼎重擔而歸之謬悠此
其爲天下謀爲不肖謀則誠忠誠厚然抑有說
使不肖果已扶服裝行責成未晚今一門疾病
滿坐巫醫其身之死生未卜焉卜出處又焉卜
理亂如教中上中下三局今不得已請就其中
無咎無譽者不佞愚人也誠不知閣部以何時
異同分宜江陵亦何曾見有異同之迹且如蔡

太宰以鄒南臯之見廢駕言不佞此異同在閣
乎在部乎又如某公白首乞哀瑤老與不佞之
前果若無益而一旦推轂柄事高自標榜以盡
飾前醜瑤老初不覺而累揭薦之不佞嘗私語
山陰公曰異時首叛大防者未必非楊畏也已
山陰公與爭事不合兩罷此爲閣逐部乎部逐
閣乎若據此而謂不佞不出出則必當挽回則
不佞且寧甘爲鄉愿不敢作國家基亂之臣耳
然此揔不必言以足下之愛我而教我也聊爲

效其款款如此至于教尾

皇上下大寬二段則不佞方與病兒言此何其先得同然鄙意微疑內臣弄權歸寬

皇上而尊意却專指閣臣侵撓部權使不佞果能出也則舉止言動誰非竊鈇而可以自明耶論訛斷之從中局之爲是而我丈當亦可以貫我矣矣希言鄒南臯疑必有人中之夫中人而及南臯非但不佞不敢承即教中最鄙薄趙沈諸公亦未必敢承也嘗記銓郎得罪時如鄒如足下不佞未嘗不力爭至於得請瀕行之日留有密揭以示小兒戒之勿洩而外廷至今未之聞也今足下旣顯爲

皇上訟寬則不佞亦陰爲

皇上引咎身雖永廢持此求信於知己者而其他非所妄對已賢次公高風凜操何年之不永頗亦聞劉刑部諱元珍者清譽畧同今無恙乎病體方苦嘔泄困劣占此不莊幸亮之

李修吾漕撫

三才集 卷之三十一
向聞聶醫名仰祈密訪爲市藥之地乃不意重
煩吾臺相爲越境敦請千里而來今此君雖未
到而盛承先傳諭札令人驚悚無地老衰雖未
死形神惚非故吾小兒衡病已垂殆流涕連瀉
方擬草第四疏乞

恩下各臺行勘非萬分情極不至此而吾臺當
預爲作造命計矣先是已差人市得聶君五氣
丹服之二三丸未効而危言日聞今當待其來
面請服法庶不辜雅念耳感誠萬千非言可盡

三閣下

月前已發第五疏私情種種已一一具白不敢
復贅矣旣而見敝鄉積雨連月大浸稽天不佞
日耳號痛之聲日覩顛連之狀身雖在野不忍
坐視竊以方今之勢救災而不救亂議賑而不
議蠲議蠲而止寬積欠不及見徵恐遺黎喘喘
之命終無全理特苦國計方虛邊需正急大臣
之義又不得不先天下而後一方則請特具一
揭急傳一諭廣求理財足用之策不必盡仰江

南而時事或可爲也今兒病日危匆匆附此不
次伏祈照登

趙南渚尚書

敝鄉故稱水國自正德庚午嘉靖辛酉洊罹水
災父老至今道之相與寒心慘骨歎未嘗有然
彼時或以積雨破岸爲災或以汎潮挾風而上
總不若今年今日之盛也草野病人雖一步不
能出門而窮民鼓譟之聲日徵於耳不得不據
實上聞以祈哀卹竊料事勢至此撫臺必將疏

題貴曹亦自能爲亟處乃矇瞽愚計獨以爲救
災而不及抹亂議賑而不議蠲議蠲而止寬積
逋不及見徵恐元元喘喘之命終無全理而齊
東野語或尚有持客水易退之說以寬當路之
憂者斯言也不佞初亦惑之今理外意外有此
異災而時事真可憂已每讀前後大疏淋漓猶
寫國虛民困之狀亦嘗私爲慟心隕涕而目前
桑梓嗷嗷大亂則又不得不先徇所私告哀門
下伏乞酌量邊腹之重輕軍民之緩急別求理

財足用之術不必盡仰江南而
皇聽或可回人情庶稍定耳輒因撫臺馳疏之
便附申下誠伏惟台鑒幸甚

李九我相公

比連見尊疏情苦勢迫路人且有爲之流涕者
而况不肖哉可憐病兒死矣家餘一穉孫哭父
嘔血被地安危不可知只得再疏上瀆此萬分
苦窘計原不干恩亦非避謗而讒人尚有疑不
肖欲出吾文欲留者天實困人謂之何哉臨古

涕下

周懷魯撫臺

歲前奉得手教謂欲於復命疏中齒及不肖爲
求放免當即携至亡兒几前伏讀一過此恩即
同再造矣李九我一清徹骨席未暇煖百象交
攻生誠不知其解即使言者清夜自思真所謂
反而求之不得我心也小疏初稿極爲李九我
不平而已又更思之以爲如此愈斷九我歸路
今反代爲之請使兩人皆獲首丘更復何望第

頗恠疏語過溫分明有從井救人之意得毋又以老人累乎然翁臺旣甘之如薺而不肖亦無庸跼躄遜謝爲已前荅臺省諸公書奉覽

荅省臺諸公

朽病夫王錫爵頓首致書省臺諸公執事僕以山林隱夫偶爲諸公所激忿不自戢至遍挂諸公之齒天下之忠而愚直而戇未有如僕者思之可爲一笑夫僕之必不出審矣其非有所徼寵于

皇上非有所修郤于諸公路人知之矣臨末一着豈不知掇拾諸公殘唾漫舉二三時政以苟完出處面目哉顧累年言此者不啻牘滿公車矣曾有一言之動

上心否孔子曰諫有五吾從其諷以八十歲老臣垂死之言通三千里外進忠之路苟求濟事非諷諫不可而諷諫非密揭不可旣謂之諷則古人有操刀而止殺操筆而解鬪譎於僕者多矣而又何疑乎僕事

上久知

上有容言之量而痛惡臣下之沽名故生平專以不居功不顯諫爲第一肯察而每引外廷議論爲發端僕嘗語往時諸公曰諸公可攻我我可借作題目此語人人聞之當時免直臣于杖出罪臣于獄及宮庭緩急之際以此幹濟頗多但未與外廷言耳若與外廷言亦如諸公盡以格套語相駁正則國老之味變爲薑茶所敗壞不知其幾矣且山陰公旣以進揭不密善歸已過歸君爲大罪案而僕又以密見糾顯不可密不可爲閣臣者不亦難乎就如揭中所言爲妖爲謗蓋極言天下臣民厥口詛謗之狀以竦聖聽未嘗專指諸公也所言以禽獸畜者正謂上不宜蔑視人言一切置之不理未嘗勸

上以禽獸畜公等也何仇何惡而遂矢口嫚罵至于上誣先人下及兒女舉天下極相反事以相加遺如是酷乎鄉有評路有口可盡誅殺乎僕雖孱朽豈不能以惡聲相反念訟言于朝

王文獻公文集卷之三十一
所傷者大終不敢以身首發難端且其對不忠不孝之愧以死死則如古人載筆於棺訴之上帝已耳乃若進揭故事諸公亦未盡知揭有公有私私者同官不與聞閣中無日不進揭即首臣不在閣次輔亦徑自投進未有相知會者况在籍乎而至于段掌科疏中添入諸語諸公至今以爲實有此尤可怪當揭露時僕豈不能籍口削草之忠匿原揭而不送又使有一字可增減者豈不能盡刪去觸忤諸公事面避矢石之及哉明有

皇上幽有鬼神何可欺也此而不信僕亦無所置喙矣乃至廢錮諸賢言之不啻再三其得罪諸公僕無人不救無救不力具載

起居注中不能盡辯惟攻江李一事稍遠非諸公所及聞僕初出山頗爲時流所歸以此遂駕風水之說詆申許二公徑相推戴而僕露章攻之甘居人後此或亦人情所不肯爲恐不可以相非也大抵僕密揭言時政辯疏言閣體兩時

兩事本不相蒙而諸公欲加之罪必欲合而一之其辯疏云云則誠多事矣然亦不過泛爭閣體之輕重求明二公傾陷之有無正大持平似亦不爲無見而不意諸公逆鱗之難犯有百倍于

乘輿者今更不論二公之賢否曲直何如但旬月之間而攻山陰者七八十疏晉江入閣未數月而攻者四五十疏指賊即賊言斬即斬詈人者不啻剝膚刺骨之慘而詈于人者復嚴及唇

腹誹之誅試考二百年來曾有此劇戰乎則二公果二百年未有之巨奸乎使二公果爲二百年未有之巨奸則困獸一鬪猶不免玄黃之傷諸公未必能帖然安枕如今日也而諸公中亦或有畏履虎之啞人而逡巡前却者未必能心齊膽協之一至是也即此一端認誤以爲真張小以爲大如此安得不益滋

皇上之疑反固閣臣之眷而自塞他日効忠之路乎就如僕者諸公若欲其不出則固已不出

矣若肯垂慈相救何不將僕身衰子病描寫一番以動

上之惻隱而動以黨邪害正爲罪端此皆

皇上親作證見之事孰從而信之逐客而閉之門竊以爲諸公驅除之計左也天下莫不祥於已甚閣臣而甚則有分宜江陵之禍諸公而甚至此顧獨無出爾反爾之憂乎吾不憂今之執政能爲杞檜而憂後之或有真杞檜者出而相角也又憂有真杞檜者出而今日請劔之諸公

或反噤口不敢言即言之而

上且以爲故常不復省視也雖然此猶其小者也諸公不見近年奏報之難乎蓋諸司十不得一二閣中亦十不得二三惟密揭稍稍通耳然亦漸至稀闊矣以天下之大而寄命于閣臣之密揭所謂一綫之路其危何如譬如朽索而繫千金之寶路人見者皆嗟惜而扶將之恐更齧而絕之乎今必欲盡絕此一綫以天下大柄拱手而授之不知誰何之人莫可叫呼之地則漢

唐之季可鑒也區區杞檜又不足言矣今天下
民窮財匱將情兵疲救之當如焚溺而諸公悉
置不講惟搏擊之是務使中外當事者人人求
去日日杜門一旦有緩急三年之艾不可以卒
求百歲之儲不可以頓辦天下事魚爛土崩誠
有不可勝諱者而諸公方且高議雲臺之上據
必勝之地而百不與其憂嗟嗟

祖宗二百年養士之恩

皇上三十七年容言之德何負于諸公而破敗
決裂之至此不亦可痛哭流涕長太息乎老臣
安危在念多有所忠告於諸公者會兒病亟不
能縷陳粗述其梗概如此惟諦聽之無忽

書發之後每思密揭所云與閣中絕不相蒙
而諸公必相比而合之爲不可解今始有悟
也度第六辭疏上時正朝議煩興之日豈其
時適有添改前揭以欺段掌科者諸公遂誤
疑揭言爲黨同官而挑

上怒耶然前揭實上于春初彼時言時政者

指斥

君父已甚而又會有南都之禱張故借以竦
聽若在近日不幾於無上事而喟然嘆邪此
段語書中未及發明故附志於此或問旣爾
則辨疏何不明言諷諫之意而仍以外廷議
論爲發端余曰不然此語只可告朋友若干
上前說破則前語成戲論矣但于第八辭疏
中點明一句耳老臣如啞子吃苦瓜自知自
忍皆類也爲之三歎錫爵識

卷終

書